

綠野仙踪

乙

第十一回

伏仙劍柳社收厲鬼

試雷珠佛殿誅妖狐



劍吐霜華射斗牛碧空雲淨月當頭幾多燐火動人愁雷珠飛去

二鬼齊收何處紅粧任夜遊片言方罷後動干矛相隨佛院未

干休妖狐從此斃自招尤

右調散天花

話說于冰自火龍真人傳道術之後也無暇看西湖景致就在西湖後山尋了個絕靜地方調神御氣演習口訣一年有餘因想起火龍真人囑咐的話來此時已是七月半頭還不到安仁縣更待何時一路坐船到湖廣捨舟就陸入了安仁縣交界逢人訪問纔知這柳家社在安仁縣東離城還有八九十里直至過午時分方纔到了不想是箇小去處內中止有五六十家于冰揀一老年人問道此處可有

客店沒有老人道我們這里沒有客店若要暫時住宿你從這條巷
一直往西盡頭處有個豆腐舖他那邊還留人于冰依言到了舖內
見是一明一暗兩間草房內中有幾條大木橙餘係缸罈碗碟小磨
之類內有一老漢看着後生磨豆腐于冰舉手坐下身邊取出幾十
文錢來放在桌上那後生知是要吃酒飯的隨即取來一壺燒酒又
拿過一碟鹽水調豆腐來于冰問道貴舖可留人住宿麼先照顧了
再問住宿處是那老漢代應道敝縣老爺法令森嚴我們留的都是
出門人最妙訣 本地熟人生客不敢留在于冰道我是北方人因有一朋友約在此
地相會欲在貴舖住一夜等候他不知使得使不得老漢道若是住
一兩夜也還使得于冰又回了他兩大碗米飯找給了錢到黃昏時
侯見家都關閉門戶街上通沒人行走又見那後生也急忙收拾
板壁于冰道天色尚早怎麼就要睡麼老爺道你是遠方人不知做
地利害于冰道有什麼利害老漢道說起來到像個荒唐亂道少刻
便見真寔我們這地方叫柳家杜先有箇姓張名宗的人就住在我這
房子北頭這小廝氣力最大漢仗又高像貌極其兇惡專一好鬪毆
生事混鬧的一社不安衙門中公差也不敢惹他搃告他到官刑罰
也制他不下今年正月里上天有眼教這惡人死了我們一社人無
不慶幸不意他死後更了不得到黃昏後屢現形在這社裏社外
作崇造化低的遇着他輕則毒打重則發寒發熱十數天還好不了
再重些的瘋叫狂跑不過三兩天就送了性命先日還止是他一個
從今年四月里又勾引着無數的遊魂來每到天陰雨濕之際便見
許多黑影子似乎人形入我們社里拋磚擲瓦驚嚇的六畜不安或

哭或號或叫人門戶有胆大的開門看視却又寂靜無人亦有目有

所觀或被他們打傷或于口耳鼻三處俱填入沙土不等每一來混

到三四更鼓方歇以上將厲鬼出處借于冰聽了心下大喜道喜其

龍所言也相合也我到此正要訪問妖鬼備細却被他一說出忙問道為何

不請法師降他那後生接說道着老漢說到底未免索然大前日晚

間又來鬧了一次先時請了個陰陽先生降服他們幾乎被他們打

死陰陽先生即世所謂二宅也然他不過看發死人而已此係有聲

甲馬子母祿千年劍鬼見愁本社姜秀才為頭寫了一張公呈子告在

大桃枝等物罷了可發一笑

本縣大老爺案下他素常極會審事不意到這鬼上他就沒法了鄉

下人抱怨父母官連鬼也着于冰道似他這樣忽來忽去不知也有

治盡做民牧者不亦難哉又用老漢說方像出了我

箇停留的地沒有老漢接說道怎麼沒有三人同房光景

們這社北一里多地又一箇大沙灘中有二百多株大柳樹那就

是他們停留之地到晚間二三十人也不敢去就是我們這柳家社

也是因這柳樹多方命名的今年六月間大家相商將這些柳樹盡行

砍倒使他無存身之地止砍了五六株到他一連大鬧了七八夜

如今連一枝柳樹也不敢砍了于冰聽了便不再問厲鬼出沒睡到

三更時候暗的開了房門抬頭見一輪好月將木劍取在手中迎

風一晃修變為三尺餘長寒光冷氣直射斗牛此火龍作用之奇信

一步、往北尋去果見有無數的柳樹一株、含烟籠月帶露迎風

千條萬縷披撫在蕪草荒榛之上寫一柳亦雅韻多又見有數十堆

燐火乍遠乍近倏高倏低紛、攘、往來不已視之如紅光綠焰燦

燦奪睛寫一燐火亦曲尽情態于冰大步走至了林內用劍尖在地下

畫了一大圓圈此圈即護身城站在圈中間只見那些燐火俱雲行

電逝的將于冰一圍却不敢入這圈內又見有大燐火兩堆約有五

尺餘高為衆燐火領袖即張崇輩也頃刻間起一陣陰風化出了兩個人

形象燐火隨着他亂滾少間用沙石土塊亂打起來于冰取雷火珠

在手惟恐二鬼招架不起向衆燐火擲去只見紅光如電大震了一

聲但見

非同地震不是山崩黑霧迷空大海蛟龍遠避金光遍地深山虎

豹潛逃島洞妖魔心驚胆碎幽冥鬼怪魄散魂離自古雷火天際

下于今煙霧手中飛第一

雷火珠過處數十堆燐火全無于冰將手一招此寶即回再看二鬼

已驚倒在地下于冰大喝道些小遊魂何敢擾亂鄉村傷殘民命二

鬼扒起連、叩頭道小鬼等原不敢肆行光天化日之下只因出母

胎時年月日時都犯着一個癸字寔賦天地之惡氣而生今魂魄無

倚潛聚在柳樹墮遊戲仰懇法師諒情垂憐于水道本該擊散魂魄

使爾等化為無有但念爾等再四苦求姑与自新之路此後要聽吾

收管不拘千里百里事件差你兩個打聽俱要據寔回覆功程完滿

我自送你們托生富貴人家二鬼又連、叩頭道小鬼等素常皆會

御風而行一夜可往來千里既承法師開恩收錄誰敢不盡心竭力

圖一個再轉人身于冰聽罷着二鬼報名以便差委二鬼自陳一叫

張崇一叫吳浦于水道張崇可改名趙塵吳浦可改名逐電隨向腰

間解下火龍真人與的葫芦兒用手舉起默誦真言喝聲入但見二

鬼化為兩股黑氣飛入葫芦內來于冰將口見塞住繫在腰間又将

木劍用法收為一尺長短帶于身邊仍悄悄的回來到原處睡覺至次
早算還了賬目又吃了早飯向安仁縣來一路緩緩的行走走到日西
時分入了縣城走了幾家店房都為孤身無行李不肯收留于冰想
道店中人多到是寺院中最好尋了一會見城北寥寥幾家人家有
一座極大寺院舊金字牌上寫着舍利寺三字于冰到山門前却見
個小沙彌出來于冰道我要尋你師父說話沙彌便領了于冰到西
邊小院內有一間禪房內祿上坐着五十多歲的一個和尚但見
昆盧帽半新半舊紗偏衫不短不長面如饅首其圓可知大虧肥肉之
功肚似西瓜其肥可知深得魯酒之力頂圓項短宛然彌勒佛子孫性
忍心貪寔似柳盜跖兄弟總名酒肉賊和尚也

于冰舉手道老禪師請了那和尚將于冰上下一看秃眼估計人更
見衣服襤褸便掉轉頭罵小和尚道便字與黃昏時候也不管是人

是賊竟冒昧領將入來成個什麼規矩見衣服平常便罵小和尚冒

罵小和尚不早共通報遲誤迎接矣于冰道窮則有之賊字還加不上隨向腰間取出

一塊銀子放在和尚棹上此物一出如搖開光明大藏矣說道小生有一朋友彼此

相訂在安仁縣內會面大約三兩天就來今欲在寶刹住幾天白銀

一塊權為飲食之費祈老師笑納和尚將眼一瞬瞬字充極想彼時

迴環約畧看有一兩五六錢已預定其分兩矣和尚眼中臉上纒畧

有點笑容唐詩有人世難逢開口笑之句余慢下的下了禪床了銀

子立刻起立周旋則秃子身分失矣若只管坐着不動萬一秀才使

性氣將銀子衣去別尋住處十數天酒肉資斧全去故用慢下的下

床為酌中與于冰打一問訊道是和一兩六錢頭說話先生休要動

疑數日前也是這小孽畜又罵小和尚領來一人在貧僧禪房內宿

了一夜天明起來將一床棉被拿去隨口扯謊粉飾前于水道人原

有品行高下這也怪不得老師防範說畢讓于冰坐下到此時纔肯

門傳授問道先生貴籍貴姓于水道小生北直隸秀才姓冷名于冰

敢問老師法號和尚道貧僧法名性慧別號圓覺他也有不多時小

和尚掇來兩鐘白水茶放下南方出茶地方這小和尚不肯多着茶葉

性慧看着銀子努了努嘴小和尚會意就收的去了看他這一努比

信小和尚見勢便能會意是必為性慧隨即出來与火工道人說了

老和尚平素熟識故爾靈透如此幾句話備飲食也一兩六復入來相陪到起更時道人拿入一盤茄

子一盤素油拌豆腐一盤白菜一盤炒麵筋又是一小盆大米乾飯

擺在地桌上性慧陪于冰吃畢說道後院東禪房最僻靜吩咐道人

快去點燈又道敝寺被禱缺少望先生見諒于水道小生是從不用

被禱的有安歇處即好性慧領于冰到第二層東禪房內見有兩張

床上面鋪着芦席一片牆上挂着一碗燈四下里灰塵堆滿性慧道

了安置回去了到次日早午飯仍在前面飲食更是不堪于冰見那

和尚甚勢利不願和他坐即不勢利也吃完飯即歸後院運用內功

住了三天吃了他六項大米飯率皆粗惡不堪之物他問貴友不來

的話到話絮了二十餘次可厭可恨之至世間明心見性四大皆空

年所遇者皆性慧此類還有比便更勢利數倍之流因此于佛亦不

深信每見布施和尚人心竊笑其痴愚而好布施男婦甚至聲家所

有解當借資為之毫無退悔亦嘗靜中作想其所感化一日午間從

和尚房中吃飯出來走至二層院內道我來此已四日只因煉靜中

功夫從未到這廟後走不知還有幾層院落于是由東角門入去

見院大小与前院相似三面都是極高的樓房樓上樓下俱供着佛像

却破壞的不堪周圍遊走了一遍又從第三層院子西角門入去到
第四層院內見三面樓房和前院是一樣修蓋只是規模越發大了
于冰在樓上樓下看畢說道可惜這一座大寺院着性慧這樣不堪
的材料做住持不能從新修建致令佛廟衰頹殿宇破壞再要入第
五層院去見東西角門上着鎖從門隙中一觀後面通是空地最後
便是城墻于冰道真人在西湖吩咐安仁縣有兩件事用我了決或
者就為這處寺院着我設法修蓋亦未可知也無此想我到明日与和
尚相商成此善事看畢回到東禪房閉目打坐猛然心上一驚心為
之主至虛至灵凡有所感目尚未見而心已先覺就如人獨處一室
到更深夜靜時本心上不作絲毫怕想忽然毛骨悚然漸覺寒冷此
必有可怕者至惜目不能見而心已先覺也此語只可与信余言者道若遇不信神鬼強漢不但致他笑兼可致他罵耳時見
時見面點着個婦人甚是美艷此皆寺前後樓上下但見

寶藍衫子外蓋着闌錦背心宛是巫山神女猩紅履兒上單定凌

波小鞦韆如洛水仙妃不御沿華天然明姿秀色未薰蘭麝生就

玉骨靈香淡々春山含顰處無意也休疑有意盈々秋水流盼時

有情也終屬無情二聯琢句情麗兼伏下文霧鬢風鬟較藍橋雲英倍多婀娜

湘裙鳳髻比瑤池素女更覺端嚴私奔未嘗無緣陡來須防有害

隨筆道
破作結

于冰見那婦人烏雲疊髻粉黛盈腮丰姿秀美態度宜人心上深為

驚異大聲問道你是何處女流為甚黃夜到此只見那婦人輕移蓮

步款蹙湘裙向于冰輕々萬福道奴乃寺後吳太公次女也今午後

見郎君在後院閒步知為憐香惜玉之人趁我父母探親未回聊效

紅拂私奔与君共樂于飛願即君母以殘花敗柳相視言罷秋波斜

視微笑含羞大有不勝風情之態果有如此尤物余不暇辨其是鬼是妖矣于水道某遊

行天下以禮持身豈肯做此桑間月下之事你可速回母污吾地那

婦人道郎君真情外人也此等話何忍出口語竟賴厚之至于水道汝母多

言徒饒唇舌那婦人又道自今午門隙中窺見郎君之後奴坐卧不

安今偷暇視便与郎君面訂絲蘿完奴百年大事豈期如此拒人奴

更有何顏復回故室語亦柔媚動人惟有剗頸于郎君之前以死相拚矣即搃忍

奴死寧不念人命干連耶命又于冰見婦人陡然而至原就心上

疑惑今聽他語言儼利亦且獻媚百端覺人世無此尤物已猜透幾

分遂大喝道汝係何方妖怪乃敢以巧言亂吾速去罷了若再少延

吾即拿你那婦人見于冰說出妖怪二字知他識破行踪也大声道

你會拿人难道人不會拿你麼識破他于冰見婦人語言剛硬與

前大不相同愈知為妖怪無疑將木劍從腿中抽出迎面一晃頗長

三尺有餘寒光一閃冷氣逼人那婦人知此劍利害急忙退出門外

于冰下床提劍追趕至第三層院內于冰正欲發雷火珠那婦人回

頭道你不相從也就罷了我与你又無仇怨你何苦窮追不已話于

冰道我立志斬盡天下妖邪安肯當面放過留你性命到也罷了只

怕你又去害人是話更那婦人道不消說了將身子向地下一滾但見

目運金光口噴火焰剛牙利爪似老猿兩尾長尖嘴凹腮像蒼狗

兩腿短身軀肥大吃人畜定八九十回毛皮黃白煉氣血必一二

千載行妖作怪火膺天地之誅皮女粧男難免雷珠之厄

原來現了原身是個狗大的狐狸張牙舞爪掣電般向于冰撲來勢亦

甚于冰急用雷火珠打去大震了一声第二將狐狸打了個筋斷骨

折死在地下皮毛焦黑與雷擊死者無異于冰怕僧人看破連忙回至寓所把門兒緊閉少刻聽的性慧等喧吵起來在門外問道冷相公你可聽見大响動麼于冰道我這纔睡熟沒有聽見什麼响動性慧道豈有此理這樣一声大震怎麼还没有聽見我們再到後院瞧瞧說罷一齊去了須臾衆人跪出乱嚷道原听得响声利害不想就在後院霹妖怪有說霹的是狗有說是狼有說是毛鬼神此北方間有此妖作祟到沒一個說到狐狸身上因此物經火煙一燒皮肉焦黑又兼極其肥大所以人猜不着性慧又到于冰門前說道冷相公你不去看看真是大奇事天上一點雲沒有後院殿外就會霹死妖魔于冰道我明早看罷又听的火工道人道這冷相公真是貪睡第一的人和衆僧議論着向前院去了于冰打坐到四鼓听的窗外有一婦人叫着于冰名字說道我母親修道將及千年今一旦死于你手誠為痛心我今日搃無本領報仇以後定必請幾個同道拿住你碎屍萬段方洩我終天之恨于冰听得明白急急仗劍下床開門看視一無所有伏第七十一回又于房上房下前後廟院細細巡查各樓上俱看遍我嫌其胆方纔回來至次日早城中男女來了若干都去後院觀看早飯後人更多數倍又听得文武官也要來于冰道似這樣來去攪擾的耳中無片刻清閑此廟去西門不遠我何不出城遊走一番到晚間再回于是出了廟門向西門外緩步行走借避衆一語隨筆送他出西門以起下文等事正是

伏鬼降妖日 雷珠初試時 除邪清世界 也是立仙基

桃仙客龍山燒惡怪

冷于冰玉洞煉神書

園亭消遣佛殿於斯天樣遠陡遇妖氛雷火雙施次第焚碧雲
紅日踏遍長空無憇地引入丹房分得天章寶籙光

右調減字木蘭花

話說冷于冰出了安仁縣西門買了十數箇素點心包在懷內信步
行去見山岡環繞碧水潺湲皆因地方小故無多往來人約行了數
里見西南有一帶樹林樹林中有些牆垣露出走至跟前瞧看牆北
有座門，上加着一把大鎖于冰道這必是人家一處花園空閣在
這里看來規模宏敞我何不入去閱步一回說罷將身一躍已入門
內秀才們亦有能跳牆的但多不做正事耳看此時皆因他受火龍
之冷于冰比走百花那時之冷于冰強弱何如山真仙傳只一年便迥異凡夫身體且莫說這等園牆就是極高的
城牆他也可飛跳過去皆易骨丹之力也到門內放眼一看但見

一座門樓數間亭子高而不峻謂之臺長而不濶謂之榭奇峰怪
石駢補堆做假山小沼流泉鑿穿引成活水數十株老
樹橫枝三五間雕窓映日踈簷籬院魚吹池面之波曲舍迴廊蝶
臭花心之蕊左一轉右一轉藏春閣留春前幾層後幾層待
月軒透迤邐月武陵挑放漁人何處識迷津瘦嶺梅開詞客此中
尋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莫認做人間閬苑

清安中有麗句

于冰看罷心里說道此園在此地就要算上好的佳境了四下里遊
走了一回見內中也有些破桌椅床檯之類伏下走到園子後面隔
牆一望牆外遠處的有三四家人家復到園子中間揀了一處小亭
的亭子坐下將點心取出吃了幾個道這地方極其幽僻我何不就

在此處等候其人示下飢時去城中買幾個點心吃用省得在舍利寺天受那秃奴才的眉眼吃那樣炎涼茶飯炎涼茶飯還可暫時忍受和尚眉眼實經當不說罷便坐下行運內功至二更左近猛聽的有嘻笑脚步之声起走出亭子外將身一縱已到亭子房上只見奇一見七大八小皆神頭鬼臉之人有二十餘個奇更手里打着燈籠火把拿着酒罈酒壺碟盃并捧盒等類一齊到正面廳上將四五對燈籠懸挂起吹滅火把先在東西兩張桌上鋪墊了毡褥又在廳中間擺了一桌酒席左邊也照樣擺放了一桌每桌安放了一把倚兒大家席地而坐說笑像個等候主人公的樣子又待了一會只見二只見十幾對紗燈走來照耀如同白晝為頭一個人穿大紅蟒衣烏皮靴頭戴束髮金冠兩道藍眉直挿入鬢面若噴血剛牙海口二目大似酒盃不成後面一個道家裝束戴龍虎扭絲金冠穿杏黃袍腰繫絲絡足踏皮靴面若紫金眉細鼻掀頭圓口方兩隻眼炯炯燦與燈火相似却是純黑的並無一點白處頭臉不成看二人相貌甚是兇惡兩個人入到廳中各不相揖讓穿紅的坐在正面穿黃的坐在左邊小的兒們斟起酒來于冰看得真切却說話听不甚清楚即忙跳下走到大廳對面一亭子上將身一縱隱身在上面只听得穿黃的道目今八月初旬月色落的最早若到十一二日就着寔光亮了晚間飲酒又竟得分外高興些如今全凭着幾枝燈燭未免油氣燻人腸胃大王以為是否穿紅的道我也是這樣說屈指只用六七天就有長久月光了又道我們在此飲酒兩個美人還不知怎樣想念你我哩奇語世安有物者猶之窮醜嫖客婦人厭惡他和怪物一樣他美人想念怪心里还作此不知分量之想其人与怪物何殊與其吃悶酒就不

如在洞中安逸到此何幹又听得穿黃的笑道待我來為也說罷點

將起來手里拿了一盃酒走到廳外向東南念有詞將酒向空中

灑去只見三見一道黑氣飛向東南去了穿黃的復入廳中坐下那

跟來的人不住的向東南眺望約有一頓飯時猛听的風声大作与

雷鳴牛吼無異刮的于冰毛骨悚然風頭過處一羣烏雲離地不過

數丈高下只見四見一條大板橙上騎着兩個婦人奇極從那眺

望的乱嚷道來了來了說話間那板橙冉冉的落在廳子外面兩個

婦人皆嘻笑入去奇看他們嘻笑入去世伺候的安放椅子不迭亦解

主只見五見一個婦人坐在穿紅的傍邊一個与穿黃的並坐此則

彼則傍坐想為于冰定睛細看只見六見穿紅的傍邊那婦人年紀

不過十八九歲骨格兒甚是俊雅可雖固笑聲不絕却神氣有些瘋

痴左边与穿黃的並坐婦人年紀有二十六七歲眉目也生得端正

態度極其風流又可惜神氣与那個婦人無異大槩都是被妖氣邪法所

迷表明愛只見七見那穿紅的不住的呵大笑隨將那婦人抱在

懷中口對口的吃酒那穿黃的也接抱在一處肉麻于冰道可惜良

人家兩個女子被他用妖術拘來待我且下去鬼混一番掃除他們

的高興雖固有火龍珠劍棍說罷從後簷跳下將走到廳門前先咳

嗽了一声眾妖齊向外看于冰已入廳來那些小的兒們乱喊道有

生人來了于冰向上舉手道二位請了少會之至到起曠只見八見

那大王和道士毫不畏懼大声問道秀才何來于冰道我是遊方到

此無地宿歇誤入園中見二位吃酒甚樂因此入來談目無妖穿

紅的笑道你這光景羨慕我們自然是個有滋味的人了復閑語且

與他個坐見且字妙先教他坐了左右在下面放了椅子于冰坐下

問道二位何姓何名穿黃的道我們也沒什麼名姓秀才不必多問

到要問、你叫甚麼名字是何處人于冰道我叫冷于冰是北直隸

人穿紅的向穿黃的道他既然到此也算有緣吩咐左右賞他一杯

酒吃是大王于冰道我不會吃酒穿紅的道你可吃肉麼于冰道不

會吃肉穿紅的道你會什麼酒肉都不會吃秀才才能事于冰道會降

妖三字答的穿黃的冷笑道聽麼所麼二字好意賞他酒吃他倒說

法念條起來秀才們真是不中抬奉說法念條秀才十有八九今穿

紅的道你會降什麼妖于冰道妖無窮盡一體皆降好大穿黃的大

怒道這奴才放肆秀才最好罵人奴才今譬如我是妖怪你有什麼

法降我于冰道我有雷珠降你說著用手擲去第三大震了一聲烟

火到處將穿黃的道人左臂打折只見九他身子晃了幾晃尚未

跌倒到把個婦人被烟火燒死倒在地上于冰急將珠收回正欲再

發不意被穿紅的將口一張噴出一口紅氣來貫入于冰口中不但

必腥臭于冰便眼昏頭眩起來說聲不妥翻身便跑虧的有仙傳口

可知于冰便眼昏頭眩起來說聲不妥翻身便跑訣煉氣一年若

世俗人定又被眾小妖拉扯住于冰用力打開記得園子東邊一帶

都是假山跑至山前跳了過去一陣昏迷摔倒在假山背後此謂喜

得二字過下火龍真人預遣弟子桃仙客在半空中等候動靜應傳

言安仁縣還有一事今見于冰倒在地下急將雲頭一挫先用左手

將于冰搗起又用右手將一塊大石一指立即變成于冰形像絕妙仙

客提了于冰到一極高山頂落下忙取出金丹一粒塞入于冰口內

那丹便滾入于冰喉中化為精液而下少刻腹內傾江倒峽的响動

起來于冰此時心下有些明白却不知身在何地只覺的内急的
勉強扒起蹲在石傍大小便一齊俱下始將毒氣瀉盡若非此丹立
竟精神起來低頭看視纔知身在山上將底衣拽起正擬詳看猛聽
得背後雷鳴也似的說道賢弟此刻好了麼平白有此一問于冰回
頭一看但見

頭不冠乱堆着綠髮千縷足有履却露出綠腿兩條綠面綠鼻嘴
唇皮微有紅意有這點紅人便知其為口綠項綠耳眉目間畧帶青痕有這點

知其鬢寬似鍋行走時反是骨肥肉瘦目大如碗顧盼際只見黑
少白多黑少白多人或有之只是目逢鍾狀元于深山鬼未啖而

必須遠避遇溫司馬于水底犀未燃而定應潛逃以上通是招定
一沒詞此則用典作丈八身軀允矣夜叉之祖三尺手指誠哉妖

于冰一見大為驚慌却待用珠打去桃仙客笑道賢弟不必動手我
乃火龍真人弟子堯仙客也某原是一株堯樹採日精月華千年頗

通人性蒙真人收在門下又千餘年矣今奉師命特來救你于冰还
有些遲疑仙客道你可記的去年八月在西湖祖師吩咐你湖廣安

仁縣有一件事得你了决臨期我自遣人助你怎麼你忘懷了麼于
冰聽罷如夢初覺連忙跪拜仙客道這纔賢弟中毒已深若非祖師

金丹送入你腹内已早無生矣于冰聽了方知是火龍真人差仙客
來救又忙、跪倒望空叩謝畢仙客又将如何超在山上並指石假

變等情于冰感謝不盡即請仙客降妖仙客道天一明時方好擒拿
此時動手則漏網者必多是此山頂極高又且与安仁縣不遠妖怪

此時動手則漏網者必多是此山頂極高又且与安仁縣不遠妖怪

起來于冰此時心下有些明白却不知身在何地只覺的内急的狠
勉強扒起蹲在石傍大小便一齊俱下始將毒氣瀉盡若非此丹立
竟精神起來低頭看視纔知身在山上將底衣拽起正擬詳看猛聽
得背後雷鳴也似的說道賢弟此刻好了麼平白有此一問于冰回
頭一着但見

頭不冠乱堆着綠髮千縷足有履却露出綠腿兩條綠面綠鼻嘴
唇皮微有紅意有這點紅人便知其為口綠項綠耳眉目間畧帶青痕有這點

知其鬢寬似鍋行走時反是骨肥肉瘦目大如碗顧盼際只見黑
為眉知其鬢寬似鍋行走時反是骨肥肉瘦目大如碗顧盼際只見黑
少白多黑少白多人或有之只是目逢鍾狀元于深山鬼未啖而

必須遠避遇溫司馬于水底犀未燃而定應潛逃以上通是招定
一沒詞此則用典作丈八身軀允矣夜叉之祖三尺手指誠哉妖
怪之爺故以夜叉妖怪作結

于冰一見大為驚慌却待用珠打去桃仙客笑道賢弟不必動手我
乃火龍真人弟子堯仙客也某原是一株堯樹採日精月華千年頗
通人性蒙真人收在門下又千餘年矣今奉師命特來救你于冰還
有些遲疑仙客道你可記的去年八月在西湖祖師吩咐你湖廣安
仁縣有一件事得你了決臨期我自遣人助你怎麼你忘懷了麼于
冰聽罷如夢初覺連忙跪拜仙客道遠纔賢弟中毒已深若非祖師
金丹送入你腹內已早無生矣于冰聽了方知是火龍真人差仙客
來救又忙、跪倒望空叩謝畢仙客又將如何超在山上並指石假
變等情于冰感謝不盡即請仙客降妖仙客道天一明時方好擒拿
此時動手則漏網者必多是此山頂極高又且与安仁縣不遠妖怪

一動身我即看見矣跟他到巢穴中拿他豈不一網打盡自必斷絕
種類庶不遺害人間是于冰深以為然兩人並坐山頭各道修行始
末再說衆小妖追赶于冰見于冰跳過假山一個一個扒繞過來發聲
喊將石变的假于冰拴縛住乱叫道大王拿住了二妖聽知大喜疾
走來見于冰已被捆倒在地穿紅的大王道我這幾天正口中淡
到絕頂可將他帶回洞中待我慢慢的咀嚼秀才係讀書人他的肉
必細潤而甘甜到只怕穿黃的酸的多道人道這奴才罪通天不知用什麼
東西將我的左臂打折還不知幾時纔好我且將他胳膊咬下一隻
來報我折斷之恨說罷走上前用右手左臂折將假于冰胳膊拉起
用口盡力一咬便大聲呵呀道好硬秀才說却解願將我的門牙都
扛吊了秀才十有八九吃人家快拿入廳中來我用重刑罰處他衆
妖七手八脚將假于冰抬到廳中那穿紅的大王問道你到底是個
甚麼人為何手有烟火响如迅雷那假于冰瞪目不言大王大怒吩
咐打衆妖脚手乱下一個一個喊道這秀才比鐵還硬將我們的手脚
都撞破了穿黃的有道人道這秀才必那移替換之法以我看來十有
八九是個假的那假于冰隨聲便倒仍是一塊大石頭凡法道破則
道人又道何如那大王大驚道這秀才本領不小他若再來如何抵
撓不如大家去休道人道可惜我的美人也被他燒死這一個美人
也不用送他还家不如帶回洞中我与大王公用罷大王道使得使
得于是各架妖風往東南行去桃仙客正和于冰談論猛抬頭見一
股黑氣起在空中用手指向于冰道妖精去矣你我安可放過說罷
扶住于冰右臂喝聲起頃刻雲霧纏身飄于天際于冰初登雲路覺

得兩耳疾風猛雨之聲不絕低頭下視見山河城市影綽如水流電逝一般都從脚下退去如何便知如此頃刻間追趕那股黑氣到一極大山峰前峰中間有二丈長一丈寬一道大裂縫眾妖都鑽了入去仙客將雲頭落在峰下問于冰道遠在半空中你怕不怕于冰道到沒什麼怕處他原是有胆氣人只是上面冷的狠風大的了不得仙客道若非老弟服了易骨丹我也不能帶你到此覺的身上冷是陽氣不足再修煉十數年可以不冷矣于冰道已到巢穴師兄也該動手仙客道此刻不過四鼓夜正昏黑搃不如到天明為妙兩人復行叙談直至日光出時仙客跣起用右手指劍訣書符一道召來雷部鄧辛張陶四天君跟隨了許多天丁力士聽候指使仙客道此山名何山眾天君道此山名龍山借眾天君仙客用手指道這大裂縫中有妖物毒害生民種類亦極多貧道理應替天行誅仰借四聖威力率天丁圍繞此峰不可放一妖物逃走四神遵命分佈在四面等候仙客又向正南離地上書符念咒大聲喝道火部司率眾速降須臾火德星君帶領着無數的龍馬蛇鴉火旛火箭火車之類听候法旨仙客照前話說了一遍星君道法師請退遠些待吾殲除仙客又用手扶住于冰駕雲起在山頂往下觀望只見只見星君用劍向山裂縫中一指劍上出了一股青烟青烟內滾出十數個火球俱鑽入大裂縫中先馬劍次馬烟再次馬火那火蛇火鴉亦相繼而入俄頃風烟攪擾只見只見一大蛇身長數丈頭生紅角血口剛牙滿身盡是金甲冒烟突火而出駕風欲從空逃走仙客看得明白指向于冰道賢弟快放雷火珠于冰急忙將珠擲去响一声打在那大蛇腰

間第四那大蛇落將下去又復掙命上來被燒中珠後猶能復起更見其克勇迥異于常妖也

于冰又欲發珠猛見山峰左边電光一瞬半空中飛一霹靂大振一

声打在大蛇頭上方天一折一落在山峰之下瞬目間又見一絕大

蜈蚣約一丈餘長二尺寬濶頭大如輪綠色瑩然遍身黃光蜿蜒如

飛見之令人毛骨悚然蜈蚣蝎子係五毒中最刺人目者至七八寸長大見之無不魂馳今長至丈餘寬至二尺

其毒猛可勝道耶只見十二幾條火龍和此物纏繞攬在一處燒得他四面

乱挺少刻皮肉化為灰燼兩妖形體不同即死法亦異那些小蛇小蜈蚣或長四五

尺也或長二三尺也蜈蚣也有死在裂縫內的也有死在裂縫外的也

有逃出火外被雷珠誅的也有潛藏石下被神將搜斬的端的沒有

跑脫了一個皆快人心目之那婦人不消說也死在夾縫內補一句

只見只見滿山里烈烟飛騰雲蒸霧湧百忙中又將腥臭之氣觸鼻

中有之仙客忍受不得這般滋味將雲又起有百餘丈高看眾神將

搜山于冰此時纔曉的大蛇就是那穿紅的大王那大蜈蚣就是穿

黃的道人筆法極妙到此完結時方借于冰眼中分別點出若早行

趣味搜山畢眾神到仙客前復命仙客一一退送將雲頭向本山一按去

此地約有六十餘里落在一山坡下仙客道我要去回復師命不敢

以停遠見賢弟骨格輕鬆血肉之軀已去十分之三固師祖賜骨丹

神驗亦賢弟到底有仙根人也我与你雖先後異時總屬同盟哥哥弟

祖師既以雷火珠授你吾亦當傳行雲之法隨將起落收停催按口

訣一一指教借仙客一傳既可接續下文又可為于冰大喜頓首叩

謝仙客道東北上有一永順縣外有一崇化里祖師曾吩咐賢弟

不可不一去說罷向于冰拱手凌虛而去于冰依命順着山路緩

行去出了山逢人訪問不想只二十餘里便到化里^崇地方原來是個大鎮有二三千人家正在街上走着忽見一家門內招出個和尚來看的人多嬉笑談論其事于冰也不介意須臾將那和尚從面前招過去但見

禿帽已無惟餘禿頂禿履已失止見禿足^{疊用四禿形容入妙}面如槁木依

稀存呼吸之声身若僵死彷彿勝轉側之力腰間劍鞘誰人打開

臂上法衣若個扯破侍者空手跟隨不見偷餅偷饅偷饅^{將和尚}

^{通變}揭出沙彌含淚護送微聞哭師哭佛哭爺抬送通衢不解哇吱喇

別噶何故^{和尚謂人死云此}欣逢陌路莫不是呵哆囉受相行識^{多心經}

^{行識亦復如是之語}

于冰看罷見街傍有一小飯館裏面也不見有人吃用入去坐下走

堂的過來問訊于冰要了一壺酒一盤素菜幾個饅首陪道這幾招

遇去這和尚是甚麼原故走堂的笑而不言于冰再四問他走堂的

方說道路東斜對過兒那家姓謝外號叫謝二混手裡狠弄下幾個

錢他止生一個閨女也十八九歲了從三四年前就招上個邪物起

初不遇是夢寐相交明去夜來這二年竟白天里也有在他家時候

只是止听得妖物說話却不見他的形像前後請過幾次法師也降

服不下這和尚是我本地三官廟中最會奉持金剛咒的人說他念

起咒來輪杆皆轉二混火要請他只為謝禮講不停安耽延到如今

昨晚統議定約他在家等候邪魔方統抬去那個形像想是吃了大

虧性命還不知怎麼說罷又笑了于冰吃完酒飯算還了錢就煩走

堂的去說要與他家除邪併不要一分謝禮^{竟將除邪視為輕車熟路矣前番若非禿仙客}

此時求如這和尚而不走堂的大笑道相公不看那和尚的樣子麼

可得猶不知少悞也即或有本領像謝二混那樣人不可家中無此等事甚于月旦之評

相公不必管他的語甚明決這走堂竟入厨下去了于冰到覺的沒意

思起來出了飯鋪正欲學毛遂自薦手握雷珠又新學會架雲技疼極矣忽見那抬和

尚的門內吹出一股風來飛土揚沙從于冰迎面過街南去了于冰

竟得怪異急忙趕出崇化里見那股風去有三四百步遠仍是沙土

彌漫隨手用雷火珠打去第六次用金光到處將那妖打倒現為一隻蒼

白老猿高五尺上下又見他急忙扒起架雲霧起在空中于冰笑道今日

初學會的武藝不可不借此試演試演就無人扶掖也怕不了許多

于是口誦仙訣竟雲霧頓生飄入天際又復試推雲法掣電般趕來

初登雲路第二從北至南過了十數個山峰見那怪落在一個洞內背

身入去正欲撲門于冰已到將木劍一見大喝道妖怪那里走那猴

子知道後洞無出路只得跪倒叩懇饒命于冰道淫污謝姓之女就

是你麼那猿道小畜焉敢胡為只因謝女原是猴屬謝女不壽為異

類殞命兩次小畜修煉已千餘年此女前後已轉四世小畜皆隨地

訪查配合夫婦不意他于數年前為虎所傷前歲始訪知他轉生人

身與謝二混為女因此舊緣不斷時去時來敢求法師原諒說罷叩

頭不已于冰道這洞內還有多少怪物猿猴道此洞係紫陽真人煉

丹之所真人駕住福建玉峰山四百年前見真人在此洞內小畜跪

求渡脫真人大笑道你塵心不斷且又與我無緣既入此洞我就將

此洞交你收管你可不時掃除荆棘勿招異類將來再看何如又過

百餘年真人同火龍真人說到痛癢處復來此洞坐談竟日小畜又跪求

二真人渡脫二真人皆大笑不屑收在門下可知今年正月紫陽真人復來小

畜又跪陳前意真人笑道你近來行為乖戾知謝非前可比我教

下難容你又言洞內丹房中有一小石匣你可用心看守等候火龍

真人弟子冷于冰到來將此匣交與他、若肯收你、就與他做徒

弟罷了于冰大喜道我就是冷于冰快去領我一看猿猴領入洞來

見前洞有大院一處內多異樹奇葩正中大白石堂一座上鑄玉屋

洞三字猿猴又領到後洞正面也有小石堂一座擺着石桌石椅兩

傍即是丹房內貯鼎爐盆罐等物猿猴于西丹房內取出石匣雙手

奉獻于冰見四面無一點縫隙正欲訊問那猿猴從石爐內取出一

封書來上寫紫陽封寄冷于冰收拆于冰打開一看上寫道

神書遙寄冷于冰
藉此濟人兼利物

為是東華一脈情
慎藏休做等閒經

下寫開匣符咒于冰將匣捧至石堂桌上大拜了四拜依真人符咒

作用石匣自開內有一寸多厚六寸長書一本通是硃書蠅頭小字

名為寶籙天章書名亦頗雅韻篇、俱是符咒下詳註用法于冰看畢歸放

匣內坐在正面石床上猿猴跪稟道紫陽真人已許小畜做法師門

徒今法師到此即係天緣懇求收錄說罷叩頭不已于冰道真人既

有法旨我即收你為徒此洞清潔幽秀堪可煉習神書我從今即不

吃煙火食水每天要你獻菓物一次供我日用更要遵吾法度速斬

淫根永歸正道一二年後我授你養神御氣口訣搃不名登仙錄亦

可以永保身軀免失足于意外猿猴一一恭聽拜了于冰四大拜于

冰與他起一名叫猿不邪亦以謝女事為鑒戒意也後七十一回收錦屏翠黛二女

妖姑此後通以師徒弟子相呼于冰又問紫陽真人出處不可並火龍真人同來原由猿不邪道二位真人根脚弟子那里曉得記得真人同火龍真人來的那一年在洞中坐了多半日弟子曾獻菓食二次听二位真人話頭大要都是東華帝君門徒像個師兄師弟光景被他于冰纔知書內有為是東華一脉情之句不禁點頭道你所言甚是又問了二真人服色容貌益知西湖所見乃真人變相從此共修元中妙道後來于冰遊行天下列處里除妖斬祟濟困扶危都是馮于冰誅妖狐燒大地蜈蚣今又馮冰猿猴疊犯妖怪題目却無一字一句雷同使在這玉屋洞修煉的根基讀者不厭其複其廣正是幾可做犯題文也

誅盡羣魔又遇魔

今朝捧讀神書日

第十三回

韓鐵頭大鬧泰安州

連城壁被擒山神廟

欲救胞兄出穀請得綠林相侯打開牢獄憑諸友團聚玉峰山口

官軍奮勇相爭鬪擒寇首一番快事化烏有深悔當時遲走

右調秋蕊香

前回言冷于冰在玉屋洞修煉這話不表且說連城壁自冷于冰去後又隔了三年有餘思念他胞兄國璽潛身到陝西寧夏探望誰想他哥又出外幹舊生活去了止見了他嫂子陳氏備細道別後原由並說安家在山西代州范村居住姪兒各定了婚姻到十五歲時一同娶親陳氏聽了方大放懷抱城壁也不敢出門住了五六天于昏夜出城復回范村度清閑日月又經歷了七個年頭那年六

月初間城壁又要偷行去看望他哥前次虛馬喜得他兒子怪兒

各早各完了姻事俱皆生了兒女欲見他哥此大寶馬說知着他放心歡喜因

此安頓了家事騎了一匹馬帶隨身行李剛到了平陽府地界見一

座飯舖便下馬打午火只見飯館內跑出個人來把城壁隻手一抱

突出其人引起本回城壁看大吃一驚避人避事之人那人道二

哥這十來年在那里怎麼連面也不見問令兄他愁苦的了不得像

也說不知去向真令我們想殺原來此人姓梁名字綽號叫千里駒

他也是連城壁弟兄們的党羽因他一晝夜能走三百餘里故有此

名城壁只得周旋慰問心中却大是不快深恨怎麼就遇着他只得

假說道年來在京中被一事弄壞充發在山海關今年方得脫身千

里駒道今往那里去城壁道要在這左近尋一朋友千里駒道難道

到不看望令兄去麼下文入話地城壁道我也打算要去只是心上

還未定通用千里駒道此處非講話之所館內有一小院子到也僻

靜你我同去何如城壁只得應道好一肚皮兩人到一小院內坐下

千里駒着走堂的取上好酒菜來城壁問道老弟到這平陽地方有何

事可曾見家兄麼千里駒道你我吃了飯再說我飢的狠不說妙恐賊

說罷大聲喊叫走堂的你快將上好酒菜拿來不拘數目只要好吃

想強盜性多如走堂的連聲答應頃刻間的擺滿了一桌兩人

各用大碗吃酒大塊吃肉一會兒即吃完走堂的收去盤碗連忙送

上茶來城壁道老弟端的有何事到此千里駒道我是尋西安張鐵

棍宜川陳崇禮米脂馬武金剛西涼李啟元這幾個人只有陳崇禮

未曾尋着城壁笑道老弟手素何不去尋家兄跪這許多遠怎麼干

里駒道令兄麼是不足說着又笑了笑城壁道家兄怎麼千里駒道

他如今還得尋人哩城壁驚問道他如今尋人怎麼千里駒道令兄

有事了這五個城壁道老弟快說快說那里還坐的住子弟之于父

千里駒又道令兄三十年來總都相交往的是些斬頭瀝血的漢子

二哥也都知道因此這許多年屢有風波都無干連去年八月令兄

又相与了兩個新朋友一個叫鄧華一個叫方大鰲俱是河南人令

兄愛他二人武藝好就收在夥內同他做了幾件事今年二月在山

東泰安州明火了閩外當舖四月間即被拿獲同事的吳九瞎胡邦

彥在州府各挨了三四夾棍並未攀拉一人惟有他兩個是一對軟

貨只一夾棍將歷來同事諸人都盡行說出且說令兄是窩主為羣

盜首領安州密標各上憲山東巡撫移文陝西巡撫委了兩個武

自縊身死山東巡撫又發交泰安州嚴訊前後夾了七八夾棍並未

攀出一人案一皆已獨認此所謂羣盜刻下是韓八鐵頭王振武二

人為首隨筆又已約會下三十個多朋友都潛伏在泰山內又着我

同胡小五刘象驥兩人分路去河南山西陝西等省請舊日朋友約

定七月初一日劫牢反獄人尚未集日已預定此止我所以纔到這

山西地方借千里駒補出国墾事城壁聽了只嚇的驚魂千里雨汗

通流將桌子一拍道我原就知有今日居前寄又問道老弟到山西

可尋着他們一個沒有千里駒道怎麼沒有張鐵棍和馬武金剛甚

是義氣一聞此信就招聚了七八個朋友星夜先往山東去了只有

陳崇禮在和順地方我去訪他又不在我恐誤事只得回來又聞

山東巡撫題請即行正法未知這話真假城壁道為家兄事多累老

弟跋涉此事遲不得了我們可速走泰安共商救法說罷千里駒算

還飯賬兩人星夜奔山東來當日怕有這一日今日還的自去湊合

跑了數日即到泰安山中跪字妙却唯為千里駒矣尋到杜家豁玉女峰下原來

眾人在一大石堂內停留留城壁逢人叩謝啼哭不已為首的韓八鉄

頭道二哥你與我們同事少令兄大哥和我們是生死弟兄你就不

來我們也要捨命救他就是眾弟兄若無肝胆也斷不來在這石

堂內住着先表自己後表眾人却都是實話強盜熱衷如此何用你逢人叩謝馬武金剛道

連二弟不必悲傷流那無益的眼淚若是救不出令兄大家同死在

一處最妙強盜重朋友不惜命如此你來的不遲不早正是個時候我們已定在

友到今未回筆應前文刻下河南山東山西諸友俱到一句可將救

連大哥的法子此刻就請韓王二位老哥分派了罷肯得臨期打算

就是連二哥聽了他也好放心李啟元道馬大哥說的極是就請二

位發令我們遵行韓八鉄頭讓王振武振武道韓大哥也是這樣不

爽快分派了就是各人也好留心鉄頭向眾以拱手道我就亂來了

眾人齊應道聽候指揮鉄頭道連大哥胡邦彥吳九瞎他三人腿俱

夾折不能行動今煩千里駒錢剛趙勝三位兄弟見監門打開時可

背負他三人出監劫牢原為救他三人理合先派王振武道這三位年少善走去得

去得李啟元道還有鄧華方大鰲三人那個背負他鉄頭大笑道那

樣沒骨頭的東西我們一入監就先將他斫了祭刀背負他出來還

教他各案攀人麼眾人齊声道韓大哥說得是攀人係強盜所深鐵

頭又道連二弟馬大哥馬上步下都了得借鐵頭一表為下二十回

殺解可率領十個弟兄開路劫牢以鑼鳴為號一齊殺入州衙我領

十個弟兄同王振武賢弟斷後非劫牢無以救人故意選擇非李啟

元領四個弟兄于前後左右保護連大哥三人為千里駒等背負張

鐵棍領眾弟兄在泰安北門外接應劉寅馮大刀率領四個弟兄聽

第二次鑼声响起即殺守門軍士開放北門劫牢後奔走為要到動

手時各背揸白布小旗一面以便識認又向趙勝錢剛道二位去時

可各帶鑼一面看我們大眾俱到州衙便敲鑼推眾同入劫牢得手

後再敲鑼約眾同走共出北門又向千里駒道老弟即于明日去泰

安打聽城中動靜我們好做準備分派三字總便羅列酒肉与城

壁午後鑼頭接風到二十八日千里駒回來言城中和素日一樣本日

分先後入城到初一日四更時分齊集州衙先是王振武見同夥俱

到口內打了声唢哨趙勝錢剛便敲起鑼來眾人有跳牆入去的有

從馬號入去的有撞開角門入去的分三處入去見眾泰安監中有

這等重犯非無更夫夜役丁壯巡查要知這些人都是要命的強盜

個、是不要命的只此二語則強被連城壁馬武金剛只打翻了兩

三個便都四下藏躲去了極眾人發声喊觸開監門點起了亮子先

將三人刑俱打落千里駒背負了連國璽錢剛背負了吳九瞎趙勝背

負了胡邦彥韓八鉄頭殺了鄧華方大鰲以上俱發声喊出了州

監那些獄卒牢頭見將大盜劫去大家到放了心形容絕妙喜得知

州在內署聽的外面有喊殺之声情知有变吩咐快守護宅門並各

處便路州一表衆賊走後聽的外面無一點聲息然後纔敢偷開宅

門放人去出查問極像隨遣人知會城中武官再說韓八鐵頭等出了

州監齊奔北門趙勝錢剛一边背負人走一边又連獻起鑼來刑

寅馮大刀听的第二次鑼声响知道大衆得手急率四賊斫開城門

閃鑽却好不見一個人來大衆出了城門張鐵棍等接應上山分派

到五更本城大小文武會在一處知州和守備商量了好半晌到天

明然後點集兵丁捕役追趕早追恐賊未去動衆賊也走了二十餘

里團聚在一山坡下暫歇連城壁抱住國璽大哭國璽叩謝大衆李

啟元道此地非以停之所倘有追兵又費身力不如大家到玉女峰

再高王振武道泰安那些軍弁各顧身家道四字量非我等对手若不

與他固利害也必步跟隨反懷我等的事可分六個第祝背負也

三人先行我與韓大哥連二哥率同衆兄弟等侯官軍如無物也衆

人道此話甚是千里駒等仍背負了連國璽三人先行走去至早飯

後泰安守備同吏目千把總領兵丁捕役約五百餘人趕來見衆賊

都在山坡上坐着衆兵役皆心驚懼其坐守備不敢向前喝令衆兵

役同千把殺去喝令二字有不遵衆兵役彼此相顧守備厲声催逼

内中有一二十個胆大的奮勇向前跑去見衆人都不相隨又復點

住畫畫一衆賊看了大笑守備率衆殺賊止搏得衆賊一笑則守備

呵守備又喝令放箭又喝令何以為情反不如吏目將來有得說也可只射出兩三枝去連城壁等早到刀棍

乱下放翻了二三十人衆官軍沒命的飛跑守備和吏目預先打馬

奔回衆賊喊声如雷一齊追趕官兵反像趕了數里又傷了好些人

方各回舊路齊奔玉女峰來知州等至午間方知兵敗恐上司見罪

與守備相商控報本月初一日四鼓有大寇四五百人捏字并四五百人字俱妙

越城入州監越字劫去大盜連國璽胡邦彥吳九瞻等五人監中餘

犯俱未走脫守備同千把知州吏目等各率兵丁捕役巷戰巷戰帶

傷者甚多賊眾出城且戰且走趕至泰山坡下殺大盜鄧華奪回方

大鰲即在軍前斬首奪字緣彼時山上又出接應羣賊致令軍役殞

命者二十餘人事閔叛逆理合飛行稟報文武兩處各分頭差人去

訖沂州總兵接了這樣驚報片刻不敢耽延急令中軍同左營叅遊

等官帶步兵一千五百名合同泰安營軍弁星夜追趕會勦且說韓

八鐵頭等殺敗官兵齊奔玉女峰那條道路起初未劫牢之前還是

藏頭曳尾今既殺敗官兵各胆大起來像做強盜的有什麼正經一

路逢着山莊野市不論銀錢騾馬猪羊鷄鴨等類遇着便搶不與他

便殺而誅之人也直到玉女峰下團聚着大飲大嚼笑說劫牢並文

武官話像李啟元韓八鐵頭和連城壁三人屢言怕官軍追尋宜速

走遠地為是眾賊聽了反大笑其懦弱以天下官兵皆似泰安直混

鬧到第三日方纔離了玉女峰安得連國璽等三人各騎了騾馬扶

掖而行到難走處仍是千里駒等背負要沿尋個極險峻的地方招

聚天下同類做此事業至七月初六日沂州官軍同泰安營弁于路

跟尋了來這是五天功夫各早尋走路鬼脫見羣賊這日在一嶺頭

上幾株大樹陰下高歌暢飲官軍報知叅將等官傳齊軍士分一半

攀藤附葛遠的繞至領後好聽侯號令眾賊起先也有看見樹林

密處影綽有人行走只因鬧酒便認做採樵之人不以為意此

表明甚是六七百人繞過嶺到後來醉眼模糊越發不暇理論這更

後羣賊豈尽目心俱盲也

正在高呼歡笑間猛听的嶺後一声大炮使嶺前人又听的嶺前也

是一声大炮人也被這兩声炮震的羣賊各驚慌起來像極酒肉

咽一齊踣起四下觀望方看見嶺前嶺後高下盡是官兵已一

步一圍繞着向領上走來官得沂州官兵與泰安官兵調度大是不同王振武道我看官

軍不下二千來人若分四面衝殺誠恐寡不敵衆不如大家一湧下

去殺他四五十個官兵可不戰而退只是這連大哥三人不能行走

該如何處先從王振武張鐵棍道仍着千里駒三人背負他三人在

中間也着他拿上兵器兩腿雖不能動兩手还是作家我們再周圍

保護若得走脫也不枉救他三人一番衆人道說的是韓八鐵頭道

遲不得了嶺後兵还少些都快隨我來衆賊一齊發喊剛跑到半

嶺官軍前和後兩軍射到馬武金剛和李啟元等三四個衆賊又復

跑回為矣千里駒等將連國璽等三人仍放在嶺上韓八鐵頭亂

嚷道壞了壞了不住的用眼看連國璽國璽已明其意反呵大笑

起來不失俠客氣度將城壁叫至面前說道我死分所應該你又來

做甚麼二語慷慨我從十八九歲即奪人財傷人命我若得個好死

天道安在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四五句刻下官軍勢重新難瓦全

你若命殺出可速歸范村搬取家小另尋一幽僻去處居住免人

物色若死于此地亦付之無可奈何說着用手向西南指道官軍都

上嶺了城壁回頭一看國璽已自剔在一傍喉下血噴如注城壁心

中一大計念城壁撫屍大痛衆人無不嘆悼亦有放声大哭者胡

邦彦用手把吳九瞎一推道你看見麼連大哥死的好不可因你我

這兩塊臭肉做衆兄弟之累說着也向項下一刀好不失吳九瞎大

夫氣

叫道你兩個慢些走等我看也是豪一一刀也抹在一邊天下事摠怕

怕死人到此也不得不死矣傑語好韓鐵頭喊叫道我等不能出穀實為保

護連大哥不敢奮勇上前今他三人俱死我們可各尋生路被他兩

了三個完亦不能自全又向城壁道哭亦何益你們再跟我從嶺後殺下去說

罷一手提刀一手拿了一塊毡子擋箭眾人亦各取被褥遮護蜂擁

而下連城壁痛惜他哥、慘死憤無可洩提兩條鐵鎗首先衝殺下

嶺止左臂上中了一箭急忙拔去吼一声殺入官軍隊中所到皆紛

、倒退特表其勇韓鐵頭等後面跟隨嶺前諸軍見眾賊從西北下去又

听的嶺後喊殺連天一個、都從東南上嶺往下殺來俱到嶺下將

眾賊圍裹在中間叅將黏在嶺上頭用旗指揮着眾軍用力是領兵

戰了有一九個時辰後難勇止是三四十人余箭射到外此刻又

兵非泰安軍兵可比連本州捕役丁壯不下一千七八百人止存有

二十餘賊如何對敵殺出重圍架山逃走的只有王振武連城壁韓

八鐵頭三人其勇武皆非尋常類其餘殺死生擒俱未脫網將眾賊一結王振武等

扒了四個山頭見無追兵向城壁道我等從龍潭虎穴逃得生命若

再被擒獲何以見天下朋友依我愚見三人各自分路走脱了的便

是造化鉄頭道這断使不得我料官軍安肯輕放定必在滿山找尋

設或相遇其勢愈孤不如死在一處為是話甚是也又用手指道你

看对山並無樵徑此人迹不到之處我三人且奔那里再做策奪于是

穿林撥草又走了二十餘里城壁道官軍斬無人到此日已啣山須

尋一安地遇夜鹿免能虎豹之腹王振武笑道便有獅子來我們那

一個還打不退他此等武勇絕倫人都做了強盜可惜鉄頭道那東南上有個小屋兒

那邊便可過宿三人走至屋前原來是一間山神廟大敞着也沒個

門兒三人坐在裏面各肚中飢餓起來亂了一會也就罷了戰乏了

的人又扒了許多山路放倒頭便睡到起更後夢魂中一聲喊起各

睁眼看時已被衆軍用撓鈎搭住拉出廟外捆縛了三人面面相覷

各沒的說一路解至州衙到死囚牢內見馮大刀李啟元張鉄棍干

里駒馬武金剛五人城壁道為家兄一人累及四五十弟兄性命真

是罪過馬武金剛笑道休如此說任凭他碎屍萬段罷了只是你三

個既已殺出重圍如何又被拿住王振武笑道皆因我們在山神廟

中睡熟誤遭毒手不言衆賊叙談再說知州連夜款待衆將等酒席

並賜勝銀彈紙棚打發回鎮叙執持教相高各申文報捷于上憲第

狀以實前言才能官八人忍痛各無一言打到極處反罵起來此謂

盜知州審了三四次各無一句口供從古只得寫稟請示巡撫火牌鉄強

下來着泰安文武官多帶軍役押解各犯赴省親審知州守備親自

解送巡撫審了一次見鉄頭等語言剛硬心中大怒要照叛逆例不

分首從定擬他內裡有個管總的幕客再三開解每見幕客于明火

謀殺人命者必百方巧為開脫以為多活一人便可為自己子孫造

福孰不知被劫被盜被殺之家何等氣苦乃積此等陰功使自己子

孫代人受世冤報而不知者悟傷哉我如將韓八鉄頭連城壁定

擬為首請旨立決王振武馬武金剛為從立絞馮大刀張鉄棍李啟

元千里駒四人各充配遠惡州郡仍發回泰安聽候正是

一飯聞驚信 拚生入彀中 遭擒擬斬後 無計出樊籠

第十四回

救難友知州遭戲謔

醫刑傷城壁走天涯

官軍解役人多少邂逅相逢好聊施道術救英雄一任鬼神猜疑
道途中 邊他古寺話離別哭訴無休歇問君還有幾多愁恰是
一江春水向東流

右調虞美人

且說冷于冰在玉屋洞煉習神書新絕烟火日食草木之物三年後
鬚髮紺碧遍身長出白毛六年後盡行脫盡仍復故形覺的容顏轉
少不過像二十七八歲人抑且雙瞳炯炯昏黑之際可鑑百步歷了
十個年頭雖無摘星換日入石穿金的大術若呼風喚雨召將拘神
以及移身替代五行遁法無不精通智寶錄天章之力也先將于冰
造就並各
色本領一罵袁不邪得于冰脚氣口訣修煉的皮毛純白又將不邪
那日在山上正採了幾個異樣菓子要孝敬于冰遠處看見紫陽真
人同火龍真人緩步而來飛忙的跑入洞中報与于冰于冰整衣到
洞外跪接遙見二位仙師一戴碧蓮冠穿紫霞無縫天衣鶴頂龜背
木質金形鳳眼疎長修眉入鬢長鬚白面身高七尺一戴八寶紫金
冠穿大紅入雲龍衣龐眉廣額綠睛朱頂隆準方頤目有三角面若
赤丹一部大連鬚紅鬚披拂項下身高九尺望之令人生畏于冰心
內道此必吾師火龍真人止意料火龍而不及
紫陽心已預識也少頃二仙到了洞門
于冰道不知二祖師駕臨未獲泥首遠接祈恕愚昧見白面者道汝
弟子骨氣已有五分何入道之速也赤面者道眼前似好不知將來
何如二仙相讓入洞于冰後隨二仙分左右坐下于冰止欲叩拜只
見赤面者道此汝師伯紫陽真人也与我同為東華帝君門人于冰

兩叩拜紫陽亦起立火龍又令再拜謝賜書之恩于冰又拜真人道

兒童嬉戲之物何以謝為于冰拜罷又拜了火龍真人四拜前在西

真形此係初見故須全禮火龍命起立一傍隨即猿不邪也來叩拜火龍向于冰

道你毫末道行即收異類門徒殊屬輕率語甚紫陽道你當日收

仙客豈盡得道之時耶近趣湫源一脉正是師作弟述火龍大笑又

顧于冰道年來沿求調和否于冰道尚未自然火龍道氣無升降息

定謂之真鉛念無生滅神凝謂之真汞究不外定息息有一毫之不

定形非我有散而歸陰非真鉛也念有一毫之不澄神不純陽散入

鬼趣非真汞也前上四句以效言汝其勉之于冰唯唯二字心

疑議也火龍話最明顯我輩亦紫陽向于冰道修仙之道亦速斬三

戶三戶不斬終不能三境聚頂五氣朝元地山可望天山不可得矣

處煉氣開處煉神靜處煉氣尚可勉強開處于冰唯火龍道你出

象能有幾日前後得許多異教此皆修行人二三十年不輕遇者于

際遇皆太速故備皆因你立志真誠一不已此八個字豈人所易

于此雖于數年內成乃能得此我与你師伯去後你即隨便下山周

行天下廣積陰德若能渡脫四方有緣之客同歸仙界更是莫大功

行有此幾句則一百回以內除已收之猿不邪外如連城璧金不換

妖邪如廣信夫人教怪積陰功如賑濟兩術法二字當于萬不得已

時用之斷不可頻試与世人較論高深你須誠敬如一始終弗懈

方好我于你有厚望焉說罷二仙齊起于冰与猿不邪跪送洞外直

待雲行天際于看不見時方纔起來入洞坐下細想道祖師教我周

行天下廣積陰功我該從那個地方周行猛想起三字迅速之至有事其捷等于水滸說時遲那時快六字也通都當年到山西遇一連城璧雖係俠客却存心光明磊落我愛其人承他情送我衣服盤費

心意極其誠切屈指整十個年頭我在這玉屋洞修煉家間妻子未

嘗不思及然隨起隨滅毫無繫結惟于他到不能釋然非城璧重于人必須先割至愛方能有成動念朋友不足為學仙累亦可對的過

天地鬼神可見人有情義于人、便不能終身忘懷若喪良自心小

輩則不我今日要遵師命下山却心無定向何不先到范村一行但

他這十數年生死遷移均未敢定自柳家庄收伏二鬼從未一用我

何不差他先去打探一番鬼本人而已死者今在葫芦內裝十年悶

亦借以活是一他若在家便去与他一會就近遊、山西五臺完我

昔年志願再周行天下未晚想罷將葫芦取出拔去塞兒叫道超塵

逐電何在只見葫蘆內起一陣黑烟、盡處二鬼跪在面前不但沒

悶死且沒于水道我自收伏你們以來十年未嘗一用究不知你們

辦事何如今各與你們符籙一道伏此可白晝往來人世不畏懼太

陽此刻速去山西代州范村查訪連城璧生死存亡我再說與你們

他即改名易姓之張仲彥也看他在家沒有稟我知道二鬼領命御

風而去至第五日午間二鬼回來稟覆道小鬼等奉命先到代州范

村查知連城璧即張仲彥問他家中、溜井竈諸神此等神祇大家

鬼嗣後每有訪查非于今歲六月初去陝西寧夏看望他哥、連國

破空搗虛無據事也此二神又隨言三月間連國

璽小鬼等便去寧夏問彼處土穀諸神地皆有者又因盜案事發被地方官拿送山東泰安州不知作何歸結小鬼等

又到泰安始查知他弟兄二人前後事跡遂詳、細、向于冰說了

一遍敏捷吾輩安得有此二鬼作使令也又道連城壁等巡撫審後

仍令解回泰安前日已從省城起身今日大要還在路上行走于冰

將二鬼收入葫芦内此第一次嘆息道連城壁雖出身強盜他肯隱

居范村尚不失為過改知机之人只可惜被他哥、連累今拚命救

兄也还是義不容辭的事並非去做強盜可比我若不救城壁休矣

于是將猿不邪叫至面前吩咐道我此刻即下山或三五年十數年

回我也不能自定洞内有紫陽真人寶籙天章一書非同兒戲吾雖

用符咒封鎖在丹房誠恐山精野怪或明奪暗取你無力對敵今授

你吸風吹火之法妖魔逢之立成灰燼你再用本身三昧真火一煉

以暫皆可隨心應用第九十九回燒廣信夫人即此法也再授你指揮定身法並借物

替身法此三法保身降魔有餘也是你在我跟前投托一場以

酬你十年抄雜食物晝夜勤勞倘若仗吾法混行人間吾惟以雷火

追你性命只十年功夫便有如許神通安得寶籙天章猿不邪大喜

道弟子蒙師尊大恩收錄不以畜類鄙薄已屬過望今又蒙賞賜仙

法何敢片刻出離洞府自取滅亡于冰一一傳授口訣並以手書符

指法不邪頓首拜受于冰又道嗣後若差二鬼回洞你切莫視為怪

物擅用雷火他們經當不起第三十八回差起塵逐電押送嚴世蕃

不邪道弟子從未与二鬼識面須一見方好于冰從葫芦内叫出二

鬼二鬼顯形不邪見其形貌兇惡亦稍有畏縮之心于冰道爾等從

今識認日後也好往來說罷收了二鬼走出洞來不邪跪送洞外于

冰將脚一頓頃間遍身風雲飛騰虛渺不遇半個時辰早到山東地

界撥雲下視見濟南道上有一隊人馬約有二三百人再一細看隱

隱

隱緝，似有幾輛車兒在眾人中間行走于水道是矣將雲光落下
緩步迎了上去少刻見十數隊馬兵腰懸弓矢一個武官領着開路
從面前過去先駕武官開路又待了一會有一百六七十步兵各帶

兵器圍繞着兩輛車兒行走車兒內有七八個蓬頭垢面之人又將
馮于冰等他走到切近高聲說道將車兒站住我要說話只這一句

兩輛車兒和釘定住的一般車夫將驃馬亂打半步亦不能動移絕
妙絕此十年學力今始于眾兵丁深為怪異忙問道適緣可是你這
此地試做文章破題也

秀才要和我們說話麼還是偶爾听的于水道我要和連城壁說話
妙直指眾兵連城壁是却劫牢反獄拒敵官兵問斬決的重犯你與
指其名

他說話自然是他的黨羽了文武衙門中人不是輕易招惹的于冰
話于水道我雖非他的黨羽却和他是最厚的朋友直認厚友眾兵
大吵道不消說了這一定是他們的軍師派官衙即就有七八個

上來擒拿于冰用手一指眾兵倒退了幾步各跌倒在地再扒不起
來秀才們十有八九不能打人若得了于冰這眾兵越發大吵不已
又上來二三十個也是如此眾兵見此光景分頭去報守備知州知

州從後面趕來看視押後者故于冰見轎內坐着個官兒年紀不過
三十上下跟着許多軍牢衙役但見

頭戴烏紗帽腳踏粉底皂靴繡白鷗飛帶露金花造鬚長畧似鬚
面麻微笑俏斜插兩眉黑突兀雙睛暴書吏捧拜匣長隨跟着轎

撐起三簷傘擺開紅黑帽敲响步兵鑼喝動長声道繩鎖夜役拿
坐褥門子抱有錢便生歡無錢即發燥官場稱為太老爺百姓只

叫活強盜先將衣中面貌隨從執事細寫結句用
太老爺活強盜作結真是絕妙讚語

只見那知州在轎內坐着不住的搖頭晃腦必定辦事弄眼提眉是

書役並看的人知他性情難拿于冰心里想道看他這輕浮樣子也不像個教

民之父母罵多矣知州到了面前幾個兵丁指着于冰說道就是

這秀才作怪那知州先将于冰上下一看口裏拿捏着京腔問道途

人尤貴本分只你是個什麼人兒敢在本州治下賣弄邪法你這混

賬猴兒離忽到那個分兒上去了以上皆京話京腔也于冰聽他口

音是個直隸河間府人可知京話平常被于冰將便笑向轎內舉手

道老鄉親請了于冰係直隸成安縣那知州大怒喝令鎖起來眾衙

役却待向前于冰用手向轎內一招那知州便從轎內頭朝下跌出

秀才們再幸會這一把個紗帽觸為兩半觸字妙應上頭髮分披在

面知州鬼口中裏攙扶他一壁里來拿于冰于冰向眾人唾了一口

個、睁着兩眼和木雕泥塑的一般唾人寔秀才絕技若再能拿又

將書役兵丁周圍指了幾指便顛三倒四皆橫卧在官路上于冰走

至囚車前問道城壁賢弟在麼城壁在囚車內聽的明白看了多時

早已認的是于冰此亦所連忙應道小弟在此欲其速于冰將他扶

下車來見他帶着手肘脚絆用袍袖一拂盡皆脫落在地韓八鉄頭

各大喜打算也在于冰見他兩腿膀腫不能步履輕、提起攬在腋

下行動如飛片刻走了十二叁里秀才們再有這般力氣越發到一

破廟中城壁先与于冰磕了幾個頭放声大哭道弟今日莫非已死

与大哥幽明相會麼萬死一生中有此幸于冰道青天白日何為幽

冥城壁却要訴說原由于冰道賢弟事我已盡知無庸細說城壁道一

別十年大哥即具如此神通非成得真仙焉能諸事預知于冰將別後事亦畧言大槩城壁道天眷勞人也不枉大哥拋妻棄子一番說罷又叩頭不已于水道賢弟不必如此有話只管相商城壁道弟同事之王振武韓鉄頭等七人俱係因救家兄陷于羅網今弟脫離虎口怎忍使衆友遭殃仰懇大哥大發天地慈悲也救渡救渡罷城壁該有請于水道賢弟我今日救你本是藐法欺公背反朝廷的事皆因你身在監中即能改過回頭于數年前避居范村這番劫牢是迫于救兄情有可原故相救也若論韓鉄頭等自少壯以至老大劫人之財傷人之命目無王法心同叛逆理合正法纔是但念此輩為救令兄拚死無悔斬頭瀝血義氣堪誇况賢弟得生而決不一顧豈不令他門視賢弟為無情字也罷待我救也門子是手縮劍訣口誦咒文等見氣在官路上吹去頃刻狂風大作這于冰作法那邊韓鉄頭等見一秀才將連城壁救去大家驚為神仙正在嗟訝之間忽然天昏地暗狂風一陣吹的衆人眼都睜不起來只覺的渾身繩鎖俱脫身子飄飄蕩蕩脚不着地須臾之間刮在一處落在地下七人睜眼一看原來是連城壁與那一個秀才在一破廟殿台上坐着韓八鉄頭叫道連二弟我們莫非是夢中相會麼王振武道此非神仙爺是誰如何認的賢弟城壁道此乃我盟兄廣平成安縣冷于冰也遂將于冰棄家遊外在范村交結後來遇仙成道及今日來救之事與衆人細說一番七人大喜上前來叩謝于冰救命之恩于水道衆位壯士听我一言你等所為不端理該受刑今幸脫網可隱姓埋名待事定後可各為良民行些善事若再為惡禍到臨頭再無人救你們了衆人道仙

長言之當刻肺腑我們敢不遵命但某等渾身無塊好肉兼之兩腿
夾傷不能行動如何是好于冰道這有何難向空把手一招眾人視
之地下有水一盆于冰用手掬水含在口中令他八人脫去衣服與
眾人周身上下噴噴水到處其傷立愈與好肉一般仙法神人覺
殺乃爾的通體鬆快如釋泰山隨即跣起和素日一樣真是受極刑人
一生大快活事穿了
衣服各人淨了頭臉于冰又將符七道遞與韓八鐵頭等每人一道
說道此符不可遺失你們在路上必有人盤詰若遇難走處將此符
頂在頭上人便看不出你來可保無虞三年以後即不靈驗可焚燒
之此地非你我久居之處大家散了罷七人泣下叩謝于冰不已又
與城壁話別方纔去了後來各為良民不題結衆
人案于冰打發七人去
後卸面鬪外守喇喇起來不在話下作說部一定該補者于冰回
身與城壁對面坐下問道賢弟如今還是回范村或別有去向都交
在愚兄身上城壁長嘆道弟係已死再生之人今蒙大哥救援又可
多活幾日此後身家均付之行雲流水只求大哥念昔盟情不加揆
斤使弟得朝夕伺候左右便是我終身道路終身結局設有差委雖
赴湯蹈火亦所甘心說罷叩頭有聲淚隨言下為城壁設處亦惟
有走這條道耳于
冰道出家二字談何容易若像世俗僧道出家不耕不織假借神佛
度日受十方之供獻取自來之銀錢別人皆可出家矣此作者借
說部痛罵
僧道處所謂能言
揚墨者至人之徒也依愚兄看來賢弟還該回范村養育妻子教訓
二侄成人搃文武衙門遍行緝捕也未必便尋到那箇地方又將他
逼
城壁道大哥意見我已明白了不是為我出身強盜便是為我心意

不堅于水道我若因盜賊二字鄙薄你我还救你怎麼到只怕賢弟

心意不堅是實今賢弟既願出家不但大酒大肉一點咀嚼不得就是

草根樹皮還有缺乏時候以堅異日之心城壁道弟作惡多端只願

今生今世得保首領不但酒肉即吃茶水亦覺過分尚敢縱飲暢啖

自薄衣祿若怕我心意不堅請往日後看方信愚弟為人于水道據

賢弟話這范村目下且不去目下二字妙防其將來再去也城壁道寧死絕域誓

不回鄉話亦斷于水道這也隨你我十來年仗火龍真人易骨一丹方

敢在胡廣衡山玉屋洞修煉此山居五嶽之一風極猛烈你血肉身

軀不但冬月即暑月亦不能耐那樣風寒賢弟可有知心知己的朋

友親戚家且潛藏一二年日蔬食淡菜先換一換油膩腸胃我好

專你修養功夫城壁道此番大鬧泰安定必畫影圖形嚴拿我輩知

心知己的人除非在強盜家我既已出家安可再與此類交接只有

一個人先一開說隨筆挿入又引出通部一要是我母舅金榮之子

名叫金不換名亦熟他住在直隸廣平府鷄澤縣趙家堡外我與他

是至親或者可以安身于水道他做人何如城壁道他當日原是寧

夏人自父母遇門後我母舅方知我父做強盜可見男女婚姻不惟

恐干連了他于嘉靖十七年搬在鷄澤縣住我記的嘉靖二十一年

我哥曾差人與母舅寄銀四百兩我母舅家最貧窮彼時將原銀

發回不收亦可謂同後听的我母舅夫妻相繼病故我哥又差人

寄銀三百兩幫表弟金不換辦理喪葬事不意他也不收將原銀付

回固是同一怕干連之心然父聞他近年在趙家堡與一財主家開子皆能見財不乱却亦難得設當舖只除非投奔他但從未見面還不知他收留不收留于水道

他為什麼叫這樣個名字他之叫金不換猶君之叫冷于冰也然亦不可不有此一問城壁道這

也有個原故我少時曾听的我父母說我母舅一貧如洗生下我表

弟時同巷內有個鄰居頗可以過得日月只是年老無兒曾出十兩

銀子要買我表弟去做後嗣我母舅說不但十兩銀子便是十兩金子

也不肯誰想那鄰居甚是愛我表弟將家中私囊竟倒換了十兩金

子仍要買我表弟我母舅只是不肯因此叫做金不換說明可于冰發一笑

听了笑道我与你同去走遭他若不收再作裁處說罷點起將袍子脫

下來向地下一鋪又取出白銀五兩放在袍下口中念一有詞喝聲

到沒有半個時辰見袍子高起用手揭起一看銀子沒了却有大小

襯衣二件布袍一件袴一條鞋襪各一雙外又有素點心四十個俱

在也服食等物于冰看罷將破衣盡去急穿戴了衣服鞋襪扒到

又與于冰叫頭于冰亦連忙跪拜兩人復對坐城壁將點心吃完

個告盡也問于冰道適纔諸物定是搬運法了那袍下幾兩銀子可

是點石成金變化出來的麼于冰道銀子是我十年前未用盡之物

有何變化因不肯白取人衣物送去作價耳你說點石成金大是難

事必須內外丹成方能有濟究亦損德誤人四字為其終久必还原也昔雲房初

渡呂純陽時授以點石成金之術止用炉中煉黃土一撮便可點石

為金千百萬兩皆可立致正道家所言家有四兩土敢与君王賭之

說也純陽曰此石既可成金矣未知將來还原否雲房曰五百年後

还原純陽曰審如是豈不害五百年以後之人雲房大喜曰我未思

及于此只此一念已足百千萬件功行汝不久即晉職大羅金仙矣大

抵神仙點者五百年後还原術士點者二三年後还原燒煉之人以

藥物配合鉛汞九轉成金者不過藉少增多耳日積月累亦可敷用
究係深費苦功之事還有一種做假銀人或百日还原或五月还原
欺人利己破露必為王法重治不破露必受天誅還有以五十兩做
一百兩以三十兩做一百兩者其人搃富得一時將來必遭奇禍子
孫不出三世定必滅亡此做銀者之報若知情心羨倩其代做使用
者罪亦如之世間還有一種殘忍刻毒貪利喪心的人就如騾馬馱
年老其齒必平而必苦加鑽剝煨烙使有齒可驗愚弄買主或將羊
活剥皮取其毛色生動多貸銀錢此等人現世不遭雷擊來世必不
能脫此報其罪更甚于用假銀輩奈世人只為這幾個錢便忍心害
物至于如此彼何不同頭設想假如來生亦轉生騾馬馱羊等類被
人地餓這般苦誰到底不是自身疼痛是錢疼痛也唐時來後臣周
興每餓雞鴨用大鉢罩扣雞鴨于內中置一水盆中入各樣作料
即五味等物于鉢罩周圍用火炙之雞鴨熱極口渴互相爭飲死後
五味由腹中透出內外兩熟其肉香美倍于尋常做法試看兩人并
伊子孫受報比雞鴨受難何如搃之雞鴨猪羊等物一出胎卵便是人
應食之物須知他的罪止是一刀若必使他疼痛百回遲之又久而死
搃爽一時亦不過化大糞一堆而已損自己之壽薄子孫之福殺害
既多定必撻鬼神之怒禍端不期而至矣此是作者借說却以功戒
世人處讀者莫負作者一
片苦城壁听了通身汗下道讀者亦當通身
汗下方為有益弟做强盜跟隨我哥
也不知屈害了人多少他今自剔屍骸暴露弟等五刑俱受苟且得
生皆現報也弟今後也不敢望多活年月只凭此一點悔罪之心或可
少減一二也罷了于冰點頭道只要時存此心自有好報于你此地

去雞澤縣千里還多我焉能日，同你早行夜住隨令城壁將鞋靴
脫下于兩腿各畫符一道笑說道此亦可以日行七百里不過兩天
可到雞澤矣說畢齋出廟來向直隸大路行去正是

玉洞遵師命 雲行至泰安 金蘭情義重 相伴走三韓

第十五回

金不換掃榻留城壁

冷于冰回鄉探妻兒

詩歌求友易載同人知己親誼重理合恤患難下榻留賓 自從
分袂後山島寄閒身搃修行寧廢天倫探妻子紅塵債了依舊入

仙津

右調拾翠翹

話說冷于冰與連城壁兩人出的廟門城壁腿上有于冰畫的符籙
步履如風行電馳一般那里用十天半月只走了三天便到雞澤縣
在趙家堡逢人尋問金不換有人說道他在堡東五里外有一趙家
澗兒不過數家人居住一問便知兩人又尋至趙家澗問明住處先
着城壁去相見道達來意于冰在百十步外等候回音好半晌城壁
和一人走來但見

面皮黑而瘦身材小而秀鼻孔掀而露耳輪大而厚兩眉短而縐
隻眼圓而溜口唇紅而肉牙齒疎而透手脚輕而驟氣色仁而壽

品貌極其平常却無一處不
馬到為是通都要緊脚色也

于冰看罷也不好迎了上去只听的那人問城壁道此位就是冷先
生麼城壁道正是那人跪至于冰面前深一揖于冰急忙還禮那
人道在下就是金不換適纔家表兄說先生救難扶危有通天徹地
的手段今承下顧叨光的了不得于冰道令表兄盛稱老兄正直光

明弟方敢涉遠投刺說罷三人同行到門前相讓而入于冰看去見
正面土房三間東廈房一間周圍俱是土墻院子到還濶大只是房
子甚少為下第二十回蓋房伏脉院內也種着些花草已開的七零八落金不換
讓于冰到正面房中叩拜就坐于冰再一看見炕上只有一領蓆子
四角皆殘破一付舊布被褥一張小炕桌兒地下也有一張壞了腿
的條桌靠牆處用木棍支架着還有一頂舊大櫃一條板凳一把木椅
還有幾件盤碗盆罐之類將金不換房屋器物一寫看去寔是一小戶人家養城壁費力也又為下文留銀作引
不換道先生是高人到我這小人家連個可坐處也沒有大失敬
意于冰道朴素足見清雅少刻走入一個穿短袄的後生兩手拿着
兩碗茶入來不換先讓于冰于冰道弟不吃煙火食火已數年了城
壁道我替代勞罷說罷與不換分用于冰道日前令表兄說尊翁令堂已病故嫂夫人前初代為請俟不換道賊內去年身間亡遇了下
第二十一回 城壁又將于冰始末並自己事體詳細說了一遍不換
要親伏案 咨嗟嘆息驚服不已于冰道聞老兄開設當舖此地居住似離城太
遠此不換道我去年就辭了生意在此和人夥種着幾畝地苟延日
月說着從地櫃中取出二百錢走出去向穿短襖的後生說話復入
來陪坐好一會拿入兩小碗肉兩大碗豆腐一盤子煮雞蛋一壺酒
二十幾個饅頭一盆子米飯不換笑向于冰道家表兄是至親我也不
怕他笑話只是待先生不堪的了不得請將就用些罷城壁接說
道我這位哥久絕人間飲食一路同來連口水也沒見吃過我近
日又吃了長齋這兩碗肉你用豆腐我吃不換見于冰一物不食心
甚不安陪城壁吃畢飯于冰向城壁道借住一年不換見于冰話你可向令表

弟說過麼城壁道說過了金不換道弟家貧苦撫好食物待家表兄
米飯還管得起若說到住之一字恨不的同住一百年纔好晚間不
換又借了兩副布被褥被褥其能借的兩副與城壁伴宿西正房于冰
在東正房打坐次早不換買了許多梨枣桃子蘋果等類供獻于冰
亦見于冰連住了五天日、如此也止他不得于冰見不換雖是個
小戶人家子弟頗知敬賢道理一見面看的有些拘謹住下來却到
是個好說笑極其活動的人將城壁劫牢反獄殺官兵話細說他聽
了毫無悚懼講到留城壁久住又無半點難色且有歡喜樂留的意
思看來是個有點胆氣有點擔當的人為下二十回伏案抑且待城壁甚厚
心上方放開了七八分肯住五六天全至第七日早間向城壁不換
道此也離城壁較近我去家中探望一回明早飯後即來不換道
處掘一把土望空一撒借土遁頃刻至成安入西門後即用袍袖遮
了面孔走到自己門前見金字牌上寫着翰院先声四字傍邊是成
安縣知縣某為中式舉人冷逢春立看罷笑道元兒也中了舉了真
是可喜于冰出世人猶以此為喜足見一步、走入大門只見大章
兒從裏面走出來長的滿臉鬍鬚看見于冰吃一大驚忙問道你是
誰已看的無處不是矣忙于冰道你是自幼伺候小廝連我也認不
得問者恐舛錯于萬一也驚魂動魄喜出翻身就往裏跑一路大叫
得了大章兒阿呀了一声意外之聲也想問家男女初聞此先是柳
國賓跪來見于冰如從天際吊下連忙扒倒在地下叩頭眼中滴下
淚來此喜極淚非于冰見他鬚髮通白問道你是柳國賓麼國賓道

小的是隨即元相公同大小家人都沒命的跪來元相公跪倒在膝前眼淚直流性喜極而悲天大小家人俱跪在後面也是樂于冰見他兒

子也有二十七八歲不勝今昔之感于冰吩咐道都起來走至了廳

院見他妻房卜氏已成半老佳人率領眾婦女迎接在階下也是雙

淚直流生別久離故逢于冰大笑道一別十六七年喜的你們還團

聚在故土抑且人丁倍多于前好卜氏悲喜交集說道今日是那

一陣怪風將你刮在此處說罷同于冰到廳屋內對面坐下于冰問

道岳丈岳母可好麼首問卜氏道自你去後只七八年二位老人家

就相繼去世又問道怎麼不見陸提管次問卜氏道陸芳活了八十

三歲你昨年四月間來他還在里于冰不禁傷感眼中淚落久別不

妻子並岳父母死去却止淚落于陸只見兒子逢春同一少年婦人

踏在一處與于冰叩拜于冰問道這女子是誰卜氏笑道是兒是個

野脚公、連兒媳婦都認不得夫妻拜了兩拜于冰便止住他們又

領過兩個小娃子來一個有八九歲一個有六七歲也七上八下的

與于冰叩頭于冰笑問道這又是誰卜氏用手指着道這是我我的

大孫兒那小共的是二孫兒于冰呵、大笑愛與喜都叫至面前看

了看氣骨向逢春道兩孫兒皆進士眉目也汝宜善教育之陸續統

是家人小厮婦女們以次叩頭于冰見有許多少年男婦都認識不

的大料都是眾家人僕婦之子婦再看眾老家人內不見王範冷尚

義二人問道王範冷尚義何在卜氏道冷尚義十前年即死王範是

大前年病故了于冰不由得慨嘆至再又猛然想起陸永忠忙問道

陸永忠不見是怎麼樣了此心驚陸芳之卜氏道陸芳効力多年我

于七八年前賞了他二千兩銀子鄉間住房一處又與了他二項好
地着他父子夫妻自行過度不必在此聽候差委酬他當年輔助你
的好心卜氏真女中豪傑惟有陸芳不肯出去隔兩三個月纔肯去

他家中走當日即回此人之所以不意他只病了半天仍舊還死

在你我家中正俗語所謂活是冷家人于冰不住的點頭道好折心中

極還有一節我父母死後我兄弟家無餘資元兒送了他母舅五百

兩又地一項五十畝好此又逢于冰又連一點頭道你母子兩個做

得這兩件事皆大合天理人情非我所及令弟也該來與我一見卜

氏道他去廣平已五六天了也只在三兩天内即回陸永忠是在鄉

下住不知道你來又補他今晚明早必到于冰又問兒媳家父母名

姓方知是林城元李中的次女又笑問逢春道你也中了名舉人中

的雖比你低些舉人還是真的恰是夫妻于冰笑道他中了勝我百

倍又問道你們的日月遇的怎麼說此亦不問卜氏道自從我父親去

世我叫陸芳同柳國賓將城內外各處房子都變賣了因為討幾個

房錢年和人開口角我將賣了房的七千多兩在廣平府立了個

雜貨店甚是賺錢到如今七千兩本錢做成兩萬有餘若將各舖生

意田產合算足有十三萬兩家私比你在此時還多了四萬餘兩于冰

九萬時止于冰道安衣足食子女兒孫之樂要算你是福人了卜氏道誰

教你不享福來言下猶以別為恨今見回來定于冰道百年內之福

我不如你百年外之福你與我不啻天淵此透徹生死語惜又問道

姑丈周家並姑母可有音信否卜氏道我們兩家不隔一二年俱差

差

人探望二位老長親好家道越發富足姑母已生了兒子八九年了
伏下第七十八回至八十九回沈襄做西賓周連娶蕙娘廣信妖魚被誅等事于冰點頭道好卜氏道你也

把我盤問盡了我也問你出外許多年遇着幾百個神仙如今成了
怎麼樣道果恰像夫妻間趣語他意中必以為半個神仙未曾遇着也于冰道也沒什麼道果不

過經年家登山涉水而已卜氏又向于冰道你的容貌不但一點不
老且少嫩了許多我就老的不像樣了然忽動念容貌老少以于冰此番回來斷無再娶之理猶慮有所嫌憎也婦人可憐正言間只見陸永忠夫婦同他兩個兒子跪來叩頭必

此句為于冰喜見于冰道你父親也沒了我方纔知道甚是悲悼你
家中用度何如永忠道小的父子承太爺太和大爺恩典地土銀

錢房屋足有二千四百兩着實是好光景看此等錢只管在主人前直道比刻落欺騙者

何子諷道教中若無子甚好如無不掛菓乾菓仁之類我這
些烟火食我數年來一點不動卜氏深為詫異疑其修身之隨吩咐

衆小廝分頭去買先將家中有的取來于冰將數年辛苦亦畧說一
番坐到定更後于冰見左右無人向卜氏道我且在外邊暫歇一宿

過日再陪你罷完哉卜氏風景大殺矣卜氏滿面通紅道我大兒大女你就在
我也不要你未敢具結于冰同兒子逢春等坐至二鼓方到外邊書房內

吩咐柳國賓道你們可連夜備辦上好菜幾桌我要與先人上墳與
陸芳也做一桌我要親到他墳前走好不忘還得車子輛我坐上

庶免本地親友們物色又向逢春道可戒諭衆家人不可向外邊露
我一字逢春道頭前各舖衆夥計俱來請安我岳父李太爺和左近

親友俱來看望孩兒俱打發回去了于冰道此皆我說遲了一步致

令家中人傳出去也罷了又道柳國賓居心誠謹其功可抵陸提管
十分之三你可與你母親相商賞銀二百兩地一項以酬其勞他年
已衰老吩咐家中男女俱以老提管稱之即汝亦不必直呼其名大
章兒係我做孩童時左右不離之人宜賞銀一百兩其餘家中男婦
你和你母親量為賞給也算我回家一番逢春連聲答應听此所囑
于水不能
久停逢春亦可以預知矣况小厮們抱來七八件雲錦被褥于冰立
又命連夜做供菜幾桌耶命拿回少刻卜氏領了兒媳和兩孫出來領他們出來可對眾也此
定故欲多直坐談到五鼓方回內院第二日早將身上內外舊衣脫
為最洽耳去換了幾件新衣服並頭巾鞋襪上了墳回到書房和逢春要來白
銀二百三十兩又着安放了紙筆然後將院門關閉不許閑雜人偷
窺在屋內寫了兩封書字有城壁家留下一封在桌上借土遁去
了逢春同家中大小男婦在廳上等侯至午間不見開門卜氏着將
書房門取下一齋入來那里有個于冰比當年走止見桌上有一篇
字兒上寫道

別十有七年始與爾等一面骨肉亦太疎濶矣某山行野宿屢經
怪異極人世不堪之苦方獲火龍真人垂憐授以殺生乃生靈訣
此莊子南華經語也乃修道第一津梁惟將來仙道可望有成吾
通文墨而有悟心者方能知其用得妙耳兒借祖功宗德徼倖一第此皆家門意外之榮永宜誠敬事母仁
慈育下保守天和嚴嵩父子在朝會試場不可入也若能泉石終
老更洽吾心如必交無益之友貪非分之財則現在溫飽亦不能
久陶彭澤有戒子四言詩十勉之慎之兩孫兒骨氣葱秀稍長須
二首此四句度子近之矣教以義方毋私禽犢吾從此永無相見之期教語告誡臨穎愴然

銀二百三十兩帶送友人示知一送金不換一送朱文煒主僕也

逢春看罷頰足大哭道父親去矣卜氏道門子關閉着我不解他從

何處去了逢春道父親已通仙術來去不可測度又將書字內話與

卜氏講解了一番卜氏呆了一會呆字神說道此番來妖精鬼怪連一

口茶飯都不吃我原逆料必有一走到想不出又是這樣個走法前

第六回王經亦想不到走的如此之速又出他我兒不必哭他當

日去後我們也會遇到如今沒有他到覺的心上清淨這到是肺一

家兒說奇道怪反乱了半晌逢春又親到郊外四下里瞻望了半天

足見孝方纔回來正是思好

庭前鶴唳緣思海

柱下猿啼為憶山

第十回

別難友鳳嶺逢木女

斬妖龜川江救客高

閔步暫棲丹鳳嶺看諸怪相爭一婦成功請同行也叙道中情

孽龍吹浪鼓濤聲見舟槎飄零立拘神將把江清一劍慶昇平

右調武陵春

話說于冰用遁法出了成安到金不換家叩門不換見于冰回來大

喜道先生真是信人成壁也接將出來讓于冰到東正房坐下城壁

道大哥探望家鄉老嫂並姪子想皆納福于冰道他們到都安好家

計亦甚充裕只可惜我一老家人未得一見城壁道可是大哥當日

說的陸芳出世了麼于冰道正是城壁亦是嘆息于冰道賢弟從

今年六月出門恐二侄子見你久不回家不拘那個去寧夏尋訪倘

被衙門中人識破大有未便我今在家人已替你詳寫書信言明你
弟兄二人事由已差鬼役送去明早必有回音城壁道弟已出家何
暇顧及妻子隨他們去罷了于水道似你這樣說我昨日回家真是
大壞清規了吾輩有妻子貴不縈心于妻子若明知禍患不測而必
使妻子故投地死不惟于已不可即待人亦有所不忍自是論金不換道
這封書真是要緊之至但不知先生怎麼便差鬼送去于水道明早
便知說罷三人叙談至二鼓方歇至四鼓時分鬼役起塵暗稟道小
鬼奉法旨領移形換影符一道假變人形可知非符不能與人接談送書信也已將書
字寄交范村連城壁家討有回信在此第二次將符與書信交託于
冰收起塵于葫蘆內次早連與城壁折開三同看連城壁見果是他
兒子親捧望筭許城壁長嘆了一聲把一個金不換心肝的瞳目喻
舌竟不知于冰是何等人于水道二侄既知始末從此自可保全我
此刻即與賢弟別去三年後來看你城壁所定又向不換深一揖
道令表兄諸凡仰望照拂弟異日自必報德城壁大驚道大哥今往
何處去如失怙恃矣于水道人間烟火我焉能日夜消受說着從懷中取
出白銀二百兩向不換道老兄家亦寒素安可以養長客此銀權作
令表兄三年飲饌之費不收便非好朋友我就此刻謝別不換再三
苦留城壁到一言不發惟有神色阻喪而已城壁自通天大罪甫得
則無倚賴安得不神色阻喪也于冰見城壁光景心上甚難為情于是拉他到下房
內說道賢弟不必惜別我此去不過二三年即來看你日前曾說明
你通是血肉之軀難以同行我此時即傳你吸氣導引之法果能朝

夕奉行自有妙驗隨將出納收放始末說與只未傳与口訣緣心上
有一半还信他不遇也城壁一一謹記于冰出來向不換拱手道干
萬拜托弟去了不換知不可留同城壁送出教里之外方回于冰心里
說道聞四川蛾眉山勝景極多我魂夢中都是羨慕今且偷空去一
遊就從那边採問人間疾苦做個積功德的起手有何不可旋即駕
雲光奔馳已到蛾眉山上隨處賞玩見山嵐疊翠花木奇珍兩峰突
起對峙綿亘三百餘里宛然眉目蒼老之中另具一種隱秀較之西
湖嬌艷大不相同一日遊走到丹鳳嶺上見對面一山嵯峨萬丈勢
可齊天八個字寫得高峻無比嶺上有石堂一座內貯石床石椅丹
炉葯鼎之類于冰看天色已交酉時初刻口中說道今晚就在此過
夜擺方纔向石床上坐了口只見只見對面山上夾縫內陡然走出兩
個大漢絕各身長一丈五六真大人披髮跣足身穿青衣兩個大漢
俱朝西眺望眺望個甚麼奇猛聽的一聲說道至矣至矣其聲奇潤大
彷彿巨雷又馬其說罷兩個大漢俱入山夾縫內又入少刻那兩個
大漢又出來又出各手執弓箭大亦絕倫合用大理一大漢道看我先
中其腹中誰說着將弓拉滿向西一箭射去于冰急忙看那箭到處
只見只見正西山頭有一婦人緩步走來婦人為此箭直中其胸偏
腹那婦人將箭拔去丟在地下奇絕若不復向東走來一大漢道此
非你我能制服須報知將軍更奇將軍為誰將只見只見那兩個
大漢又入山夾縫內必去請須臾夾縫內出來十五六個大漢皆身
高一丈六七尺者大漢之齊声向山夾縫內躬身喊叫道也知躬身
請將軍出宮禦敵山夾縫即將只見只見那夾縫內出來一絕大漢

子即衆大漢所謂將軍者點身高二丈六七尺豈方風氏之苗裔耶

赤髮朱衣兩眼比盤子還大閃閃有光面若噴血剛牙鋸齒又細寫其服飾

面貌皆亘古將軍無其人者亦手執弓箭面向西看望只見五那婦人漸次相

近于冰存神細看見那婦人翠裙駕袖錦衣珠環八字寫其服飾富麗容貌極

其秀美乃婦人中之絕色也其色之動人又如此從山西款端而至那將軍回

顧衆大漢道看我中其唯衆大漢齊声道共仰將軍神箭只見六

那將軍拽滿大弓將箭放去口中說聲看着字欲只見七那枝箭

响一声正中在婦人咽喉上一半在項前一半透項後這將軍于

無虛那婦人若不知者世安有此鉄輕將箭抽出擲于地下從容

爾又緩々走來那將軍環顧衆大漢道此非軍師先生不能降服此

婦將軍而有軍師奇絕軍女等可快請軍師先生來我頂軍師先生

亦從夾縫內走出生出夾縫中則不成一先生矣于冰見那軍師先生

生長有六尺粗也有六尺竟是一圓軍師頭大如輪目大如盆口大

如鍋凡三寫其大越大面黑如漆身綠如荷似上句黑容或有之若

乍見与大球相似搃形容一句却只見八那軍師先生手拿寶劍

口中念念有詞用劍向地下一指山豁中大小石塊都乱跳起來絕妙

又用劍向天上一指那些大小石塊隨劍俱起在空中更妙復用劍

向那婦人一指那些大小石塊雨點般向婦人打下更妙不可言與

復考只見九那婦人口內吐出寸許大一小瓢其色比黃金還艷

何如前回于冰用指用手將小瓢一晃那些大小石塊响一声俱裝在瓢內形影全無此

物其幻化通神至于那婦人又將瓢向軍師先生並衆大漢一擲响

如此真妙絕千古那婦人又將瓢向軍師先生並衆大漢一擲响

一声將衆大漢同軍師先生並將軍俱裝入瓢內飛起半天此天皇

未有之瓢也其神那婦人又用手將瓢連指幾指那瓢在半空連轉

化竟不可思議幾轉軍師先生能以劍指石這婦人將手向下一翻那飄在半

空也隨手一翻只見十只見從飄內先倒出無數大小石塊勢若山積

隨後又倒出許多青黑水來如瀑布懸空一般飛流直下平地上堆

起波濤這一分石先人後層次不亂真仙佛神鬼中之奇異至寶也又

復以絕妙好詞形容之不那婦人將手一招那飄兒仍鑽入婦人口

中妙絕精絕軍師先生止能上中下三指而已此婦作用極多先將

劍本利器而功用反出那婦人旋即嫵嫵停停仍向西山行去于冰

在石堂內看了半晌竟看呆了心中說道此必都是些妖怪敢于青

天白晝如此兼并莫管他且送他一雷火珠此真多想罷走出石堂

傷右臂將珠擲去烟火剝去一吉打的那婦人縮光遍也毫無轉

身軀見于冰站在對山石堂外面復用俊眼將于冰上下一看笑說

道看後結之以笑可知還不甚深怒我有何得罪先生處這一問其理最長先生却

如此處置我不曰暗害而曰處置且于冰見雷火珠無功大為驚詫

高聲說道我乃火龍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替天斬除妖孽多年你係何

等精怪乃敢橫行不畏天地那婦人又將于冰細看道因係火龍弟

也你面竟有些道氣正而不邪四字文雅大方敬寓離此不遠請先

生同去一叙何如于冰大笑道我若不敢到你巢穴裏去我也算不

的火龍真人弟子了看此婦氣度本領非火龍弟子所能動其驚說

罷將身軀從嶺上一躍已到婦人面前這也是那婦人讓于冰先行

行賓主于冰道你只管前走我不避你此語勉強防那婦人微笑道

禮也

已看破我得罪先生導引了何等說罷分花拂柳嫵媚而行又馮其

于冰跟在後面過了兩個山頭盤繞至山底見一絕大桂樹高可齊

天粗經畝餘此必初分天地物也那婦人走至樹前用手一推其樹自開現出

門戶屋宇愈出愈奇之文執手讓于冰先行以主人自居也于冰遲疑不敢入去却

同情那婦人道我非禍人者先生請放心于冰道你先入去我隨後

即至于冰亦不得不過于小心那婦人又笑了笑先入樹內知于冰

于冰此時進退兩難又怕被妖怪恥笑胆怯于是口念護身神咒手

握雷珠跟了入去活心覺得一陣異香撲鼻清人肺腑此桂花香

樹外兩香放眼一看另是一箇天地樹內亦另有天地耶特化境耳但見

門樓一座屋宇兩層琉璃瓦射天光水晶廉垂戶外綠衣侍女調

鸞鶴奇喬飾粉緇歌鐘繡玩鸞珩侍女歌童篆烟裊盧賈

閣錦堂中供連城之璧孔雀屏堆雲母麒麟座砌石英室貯柗櫺

紋綃帳披拂床第几陳寶鑑珊瑚樹輝映庭除由外至內次第井然玉珂金

鉉可是花房器物瓊臺貝闕居然樹內人家馮的富貴氣魄可匹公侯結句二聯雅切

于冰到樹內見朱門繡戶畫棟雕樑陳設物件晶瑩耀目多非人世

所有心里說道天下安有樹內有此宅舍必是妖怪幻捏而成那婦

人見于冰入來又執東家之禮讓于冰先行于冰到此也避忌不來

大踏步走入廳內既入禍福不測之地以氣度從容為上又大器步

那婦人輕怎麼我提其疑有小家子相矣迥異平時牽動也向于冰一揖又執初與于冰分賓主坐下許多侍女有

獻松英露者獻玫瑰露者獻紫芝露者蕉葩露者于冰搃不吃是防

婦人道先生修道幾時矣于水道總數年婦人道數年即有此道術具

此神通吾不信也于水道你端的是何妖怪可向我實說我自裁

處何粗率乃爾假婦人以妖怪承認于水不過再發一雷火婦人笑

道笑其語言我誠非妖怪乃木仙也即以寔告自盤古開闢以來至

至今歷無算甲子適先生所見大桂樹即吾原形又復以于水道方纔

對敵眾大漢並將軍和軍師先生皆何物此不可問者婦人道此輩亦梗

楠杞梓松柏楸檜之屬如此類其高大宜也但軍師均係經歷六七

千年者奈伊等不務清修惟恃智力且不可恃况人乎在此逢人必

啖遇物必殺此原來如上干天地之和下激鬼神之怒今日截除吾手

實氣教使然于水聽其語言正大將頭點了幾點又問道他們既如

此極想灑子自號將軍者不揣分量曾遣媒妁求婚于我婦人道去歲

用媒妁更奇我將媒妁嚴行重處斷臂逐去想樹木去一臂不過去一大

殘廢也昨午花蕊夫人約請明霞殿又引出一木仙且係大列看鶴蛇

啣珠戲此輩訪知我不在碎我英花折我枝條屋宇幾為之覆此刻

相持亦以直報怨耳且見過魯于水道仙卿口中吐一小黃飄極能

變化此係何物將滿口妖怪今改為仙卿矣婦人道此桂實也吾實

有數百年一結者有三五百年一二百年一結者要皆桂之精華桂

之血脉也吾于天皇時即擇一最大而火者煉之四千餘年煉四千

仙家金丹始成至寶其形似瓢其寔則圓隨意指使大可盛山嶽江

湖小可破鱗虱微物也于水道眾大漢等入此瓢皆成青黑水這是

何說亦不可婦人道乃形質俱化樹木之汁液耳于水道仙卿之瓢

亦能化人否此于冰心中所極畏婦人笑道人与物一體既可以化

可物即可以化人于冰笑道信如是言則凡入卿瓢者一槩無生矣婦

人道瓢与吾乃同根共枝而出瓢即是我；即是瓢人物之入吾瓢

者生死隨吾所欲何至于一槩無生也于冰點首至再四曰可謂至

寶又道仙卿即能作此屋宇又能有如此道術何不光明磊落做一

鬚眉丈夫而必朱唇皓齒治其容小其足軟媚態嬌姿于日月照臨

之下這是何說數語極婦人大笑曰吾輩得陽氣生者則男得陰氣

生者則女萬物各有陰陽草木寧無雌雄信如先生言則男、女、

皆可隨我所欲而造化竟由我操矣于冰笑婦人亦笑于冰道仙卿

修煉亦調和鉛汞否此問亦婦人道其理同其運則不同先生以呼

吸導引為第一餐霞及露次之我輩以承日精華為第一術露磁

大槩年愈久則道益深所行正直無邪即可与天地同壽于冰又笑

說道如仙卿這樣說來則仙卿肚內竟是空、洞、一、無、所、有、了雖係

趣語亦婦人道既化人形外面四體俱備腹內有五臟六腑皆全只

是強為捏造係後天非先天也後天先天之豈有空洞無物之理若

空洞無物自應無覺無識那便是真正木頭此刻焉能与先生話談

也愈問愈細愈辨愈精可先生既係火龍真人弟子定必与桃仙客

相識又引出仙客与吾輩同類試問仙客肚中亦空、洞、否于冰

聽了大笑婦人亦大笑直到兩人俱大笑則問無可于冰起身告辭

婦人道日色將落男女之嫌亦別房屋雖有不敢留先生過宿凡妖

氣侯者無不好淫容貌秀美于冰為最此婦今日相會亦係盤古氏

至今未有奇緣我有桂實幾枚為先生壽

這都是一珠打出來的此婦可謂以德報怨矣

侍兒取出一錦袋來內貯碗碟大者茶酒盃大者棗豆大者不等無

一不黃光燦爛耀目奪睛芬馥之氣味邁天香嗅之頓覺心神清越

又將桂實極力婦人取茶大者一盃大者十說道此茶盃大者三千年物

服之可延壽三百載大者皆百餘年物服之亦可延壽一紀

果爾于冰

將所贈盡服之即延壽四百二十年矣一笑于冰作揖領謝又問道仙卿從開闢時修持

至今所行又光明正大理合膺上帝勅詔位列金仙今猶寄跡林泉

何也此問亦不可少婦人道吾于天皇時即奉詔為桂萼夫人因性耽清淨

授職後便須隨班朝晉緣叩辭又至帝堯時奉詔封為清華夫人勅

命佐花蕊夫人總理九州四海花卉榮枯事此缺極繁更非吾所願

仍復到辭人帶笑還了兩拂送于冰出樹道作揖道今日冒賣夫

嗣後先生宜珍重厥躬毋輕以隋珠彈雀前一珠原打的不近于冰

拱手謝道良言自必書紳夫人又道暇時遇我一談于先生未嘗無

益頗存留意于冰唯剛走得一步那樹已無門矣奇絕絕後來于

冰投職金仙後到于此桂成道中契友互相往來此是後話次早復

去遊覽教日後方駕雲出山離地繞起了三百餘丈高下見川江內

銀濤遍地雪浪連天一陣怪風刮的甚是利害但見

不是風伯肆虐非關巽二施威竹浪橫飛寧僅穿簾入戶松濤亂

捲漫言滅燭鳴窓初浙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五峰瀑布何因

瀉至江干三峽雷霆直似湧來地底大舟小艦翻復真如落

水之雞少女老男擾紛無異熬湯之蟹

水之雞少女老男擾紛無異熬湯之蟹

于冰見風勢怪異低頭下視見川江內大小船隻沉者沉浮者浮男女呼天叫地個個隨波逐流風泡之險莫可名狀走湖河道者切勿也身象心上甚為惻然急向異地上一指喝聲住少刻風息浪靜見稍

公水手各整舟楫其中有翻了船救上岸的又皆呼天叫地勢類瘋狂于冰復手拍劍訣飛符一道須臾大小江神拱立雲中聽候使令

于冰問道今日大風陡起川江內壞無限船隻傷殘許多民命爾諸神可是奉上帝勅旨收羅在劫之人麼眾神道這段江名為孽龍窟

不成名號最深最險江底有一老龜已數百載屢次吹風鼓浪壞往來船隻寔係此物作祟小神等並未奉有勅旨于冰大怒道爾等既職司

江界理合誅怪安民體上帝好生之心何得坐視妖龜肆虐任他歲身般水繭等戲身般水繭等戲辭嚴義止神且受其叱喝為民身般水繭等戲辭嚴義止神且受其叱喝為民身般水繭等戲辭嚴義止神且受其叱喝為民

恨怒道此等尸位曠職的話虧你們也說得出既無力遣除何不奏聞上帝召天將誅之諸神皆鞠躬認罪無可再辯于冰將木劍取出上

面書符兩道付与江神道可速持吾劍投入穴龜自有妙應江神等領劍入穴見老龜還在那裡食落江男女此妖真可又有那些不知死

活的魚蝦也來趕吃人肉統被老龜張開城門般大口一搥吞去正在快活時恐神等將木劍遠去丟去恐那劍出手有光一道寒輝

如掣電般直撲老龜項下此劍有如此妙用耳舍只見那老龜從口中吐一股青氣將木劍衝回有百餘步遠近在水中旋轉不已此江

以聽其殘害民命也只待青氣散盡那木劍又照前飛去仍被青氣衝回如此五六次眾江神見不能成功將木劍收回齊到半空中細說妖龜利

害于水道此必用前後夾攻之法方可隨將雷火珠交付江神吩咐

如此如此眾江神領命握珠者遠立在老鼉尾後持劍者仍在前面

將劍丟去老鼉復吐青氣不防尾後响一声雷火珠早到第八打打在

老鼉尾骨上老鼉雖覺疼痛却还不甚介意怪不得近年明龜暗龜

蕩產生死不一皆因這老鼉做了鼻祖故眾小龜肚中皆有青氣也江神將珠收回復向老鼉擲去大

响了一声這一珠纔將盖子打破疼的老鼉声吼如雷急忙將身軀

掉轉張着巨口向眾江神吐毒眾江神收珠倒退却好木劍從老鼉

背後飛來直穿過老鼉脖項血勢噴濺浪波開而復合者幾次而老

鼉躑躅跳躍無異山倒峽崩江面上船隻又被水晃翻了許多餘咸

及于于是登開四足向江底芦草多處乱鑽無能為矣只見那劍真是仙

緣靈劍于江底那劍猶如刺起轉一轉橫敲頭將孽類斬一新

真是嫖客一日于冰在雲中等候多時方見眾江神手捧珠劍欣喜

復命細說誅殺妖鼉原委又各稱頌功德此實係功德事不但目前

正言間忽聽的江声大振水泛紅波見一鼉頭大有丈許被眾神丁

推湧上江岸斬鼉事已結矣猶復將筆力扛起以看的人蜂湧蟻聚

都嚷鬧上帝降罰殺此亘古未有的怪物從此永慶安瀾高旅可免

覆丹之患矣于冰戒諭江神着不時巡查以除民害眾神遵命去了

于冰方催雲行去隨地濟困扶危從十一十二回做妖怪犯題起至

寫得離奇萬狀使讀者不厭其複且由別城壁引出蛟眉山由蛟眉

山引出木怪由木怪等引出老鼉由老鼉引出壞人船隻性命由船

隻引出下回朱文群兄弟殺回大文字看此回似与正文無涉正是

丹鳳嶺前逢木怪

川江水底斬妖鼉

代天宣化神仙事

永慶昇平行旅安

第十七回

請庸醫文魁毒病父

索賣契淑女入囚牢

燭影搖紅筆莫逃在前朝逆兒弑父在今宵藉醫刀 烈女救夫

索賣契心先碎英雄甫聽語声高恨难消

右調楊柳枝第二體

話說于冰斬了妖龜這日商客死亡受驚者甚多就中單表一人姓

朱名文煒係河南歸德府盧城縣人年二十三歲住栢葉村凡作小

忌頭上安頭必須彼此互相牽引揮串而出方為一線穿成字文如

水滸陡出王進並鄆城縣知縣時文彬坐堂金瓶梅陡出苗員外皆

頭上安頭也這雨部書是向等大手筆他豈不想及于此奈一時思

頭者頭多如此那里還有針線連貫此等書只用看十分之二三便

然非細心人虽看十教次不能想其用筆用意之苦思索也 他父

名朱昱年五十二歲有二千兩家私住房田地在外從部中打點

補授四川金堂縣典史他長子名文魁係已故嫡妻黃氏所出娶妻

殷氏夫妻二人皆譎詐殘忍四字已立文魁最是懼内又好賭錢每

逢賭場便性命不顧先將文魁夫婦表其次子朱文煒係已故側室

張氏所生為人聰明仁慈娶妻姜氏亦甚純良又將文煒夫婦細他

家有兩房家人夫婦一名段誠一名李必壽又詳表各配有妻室朱

昱最愛文煒若果聰明仁慈亦所當愛每見世人不論賢愚多偏愛

首領不保遺禍無窮皆父母因其年因長子文魁好賭將田產留文

煒在象經理將文魁帶至任所也是防閑他的意見說明過三年後

方着文煒來替換朱昱滿心里要娶個妾又因文魁在外獨宿不好

意思舉行喜的他為人活動于本地鄉紳鋪戶應酬的輕重各得其
宜上司也甚是喜他此皆微員所最難者朱昱不是大有作用人常

有事件批發接連住了三年手內也弄下有一千四五百兩又不敢
在衙門中存放恐文魁盜用皆暗行寄頓做祖父人生不守分子孫亦不得不為身得計耳

這年已到三年文煒思念他父親久欲來四川省親因屢次接他父
親書信幾時文魁回了家方准他來他哥、文魁又想象之至常暗

中寄信着文煒速來弄的文煒到沒了主意又兼他嫂、殷氏因文
煒主持家政氣憤不過天、指猪罵狗的吵鬧文煒夫婦處、謙讓

纔強支了這三年這年決意入川看父將地土俱行租種與人又將
家中所存所用詳細開寫清帳安頓下一年過度交与他嫂、管理

又約殷氏與姜氏一加擔承行再三屬託取誠一同起身請也兩下到擊

龍潭陡遭風波船隻幾覆上來在金堂縣朱昱大喜細問了家中並

鄉里等話着文魁與文煒接風通飲文魁見兄弟來可以替得早行
回家不意過了月餘朱昱一字不題文魁着文煒道達但付之不答

而已提是怕文魁回文魁惱恨之至外面雖不敢放肆心里也不知
咒罵了多少好兒一日朱昱去紳士家看戲至三鼓後方回在馬上

打了幾個寒戰回署便害頭疼次日請醫看視說是感冒風寒吃了
兩劑葯出了點汗覺得清爽共至八天後又復遍身疼痛寒熱交作

有時狂叫亂道有時清白此汗未出透和氣內一日到二更以後朱
昱見文煒一人在側說道本城貢生劉崇義與我至厚他家收存我

銀一千一百兩月一分行利有約契我曾与他暗中說明不着你哥

知道新都縣敦信里朱乾是與我連宗兄弟他那邊收存我銀三百兩也是月一分行利此宗你哥有點知道二處都係我暗托說明將來做你的飯根我若有個好歹你須設法弄在手內日後你哥將家私輸盡你就幫助他些他也領情不是我做父母的存偏心我深知他夫妻二人皆不成心術久後你必大受其累約契收放在一破紅油櫃中舊拜匣內你可速速揀收在手衣箱內現存銀八十餘兩住房棹下存大錢叁萬餘文你哥都知道瞞不得他若將衙門中器物等項變賣不但棺木即回去腳價盤費亦足而又足至于本鄉住房並田地我過日自有道理文煒泣說道父親不過是受了寒早晚即愈何驟出此言本城並新都收存銀兩一任哥收取我一分定種靴斯亞哥非敬亦不容我愛至意款抵人性窮通富積積提命人福命到底該公道總是父親可安心養病斷不必過慮朱昱聽了蹙眉大恨道痴子深負我心你到後悔時方信我言由你去罷又道我此時覺得着寔清爽可將你哥同段誠叫來文煒將二人叫道朱昱向文魁道我一生勤儉弄下小小家私又得做此微員年來不無補益我這病看來還無妨設有不測世人沒個不散的筵席扶我靈回鄉後斷不必勞親友弔奠到要速請親友与你弟兄二人分家斷不可在一處居住家中住房原價是三百三十兩你弟兄二人誰愛住此房即照原價歸結另尋住處將來不但田產即此處並家中所有器物銀錢衣帛等類雖寸絲斷線亦須同親友公分以免骨肉爭端若誰存絲毫占便宜之見便是送命賊子段誠也在此共記吾言你是我家

四世老家人之後裔他二人有不合道理處須直口苦勸毋得瞻徇
若他們以主人欺壓你就和欺壓我一般你為人忠直今以此相托
切莫負我段誠聽了淚下如雨又向文魁道你除了頑錢我想普天
下也再沒第二個人能占了你的便宜我到也放心看下文真是知
你兄弟為人忠厚你要步步疼憐他我死去亦得瞑目說話間又煩
燥起來次日更甚本縣東門外有個舉人姓強名不息專以行醫養
濟家口是個心粗胆大好走險路的人被他治好了的也有大要治
死的居多總在一劑兩劑藥上定死活這也要算在每以國手自在
地方上送他個外號叫強不知即或有被他治好的又索謝禮過重
因此人又叫他做強盜姓與與具把個舉人名品都被他行醫弄壞了
味欺料也看舌頭道此真陰症傷寒也口渴煩燥皆假相耳非用
人參五錢附子八錢煎無生理文魁滿口應承文煒道醫理我一字
不知只是陰陽二症聽的人說必須分辨清楚藥不是輕易用的文
魁道你少胡說先生來自當以先生話為主只求開方早救為是你
講的是什麼陽陰強不知道似此症我一年內也不知治着多少都
是該死我若認不真切敢拿老父母試藥不是學生誇口說城內外
行此道者數十人笑話他還沒一個識得此症文煒不敢爭辯開了
方兒文魁便着段誠同衙役買參朮藥強不知去後文煒放心不下
將藥方請教先治諸人也有一言不發的也有搖頭的也有直說吃
不得的文煒与文魁大爭論起來文魁急了大嚷道你不願父親連
好麼耽擱了性命我和你誓不同生文煒也沒法但願服藥立愈服

藥後便狂叫起倒不已他原本是陽症不過食火過重汗未發透邪氣又未下若不_{吃藥亦可漸次平安}他那里受得起人參附子大劑文煒情急又与文魁爭論文魁道虧你还是個秀才連苦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二句都不知道又待了一會朱昱声息俱無文魁道你看

安靜了沒有文煒在嘴上一摸已經死了宜大書特書某年月日朱文魁殺其父朱昱于金堂

縣捕廳文煒撫屍大哭文魁亦大驚驚其死的大速出乎意計之外也悲號起來哭

了半晌率同衙役停屍在中堂買辦棺木本縣聞知立即差人送下

十二兩奠儀三日後署理官早到至七日後文魁托書役于城內借

了一小佛殿名慈源寺搬移出去然後開吊又請他父親相好的紳

士幾人求了本縣名帖向各紳衿鋪戶上捐也弄有一百七八十兩

這都是与故璋意判之生將文煒譽撥賢孝正大不欺亂臣

賊子無一不薄父母兄弟重銀錢者亦天性使然非幼而失教故也一日文魁向文煒道劉貢生所借

銀兩我親問過他三四次他搥托說一時湊不及許在一月後看來

利錢是無望的了新都縣本家朱乾借銀三百兩他住在鄉間敦信

里離此八九十里路你可同段誠走遭必須按約上年月算明利錢

除收過外下欠利錢一個也讓不得我們是什麼時候講到連宗他

該破家幫助我們纔是有人心的長者連宗的該破家相助同族的自亥將家產盡送之矣像他

的明早即去他若推托時日你兩人斷不必回來天、守着靈何

益次日文煒同段誠遵兄命去了到朱乾家相待極其親厚早晚在

內房飲食和親子姪一樣銀子早已備辦停當又留住了四天与了

本銀三百兩又找了利銀十七兩餘外又送了十兩俱是十足紋銀

主僕二人千恩萬謝辭了上路約走了二十多里至新都縣飯館內
吃飯見三、兩、出來入去都說的是林秀才賣老婆還官欠的話
咨嗟太息的到十有八九聽了一會也沒什麼關心處原來這林秀
才是本省新都縣人此名倒裝帶叙合用法單諱一個岱字號齊峰
年三十一歲他生的漢仗雄偉勇力絕倫雖是個文秀才却學的一
身好武藝馬上步下可敵萬人詳細表明為下娶妻顏氏頗有才色
伏下胡夫妻甚相敬愛他父親林楷為人正直做過陝西隴縣知縣
真是一錢不鳴後來病故在任內林岱同他母親和家人林春扶柩
回籍不幾月他母親也去世清宦之家那里有什麼私囊又因重修
隴縣城池部中刻減下來到虧空下國帑二千七百餘兩着落新都
縣餘兩新任知縣叫馮家駒外號又叫馮剝皮為人極其勢利刻薄
他曾做過隴西縣丞與林楷同寅間甚是不對屢因不公不法的事
被林楷當面恥辱今日林岱有這件事到他手內正是他報怨之期
一到任就将林岱家人林春拿去日夜比責林岱破產完了一千餘
兩求他開釋他反申文上憲說林岱虧欠國帑特符抗官不肯交納
將秀才也革下來林岱又将住房變賣交官租了一處土房居住本
城的紳衿舖戶念他父居鄉正直前後捐助了三百兩尚欠四百五
十兩無出大家同去懇馮剝皮代他報家產盡絕馮剝皮不惟不准
情而且將林岱拿去收監將林春討保釋放林春不幾日亦病故止
有林春的女人同嚴氏做些針線貨賣度日又要接濟林岱飲食把
一個小女廝也賣了做過活後來剝皮竟將林岱也去限追比又吩

耐衙役着實重責大有不能生全的光景地方上桑梓又過意不去
捐了一百兩交納復懇他報家產盡絕的申文剥皮滿口應許將銀
子收下仍是照舊比責板子較前越發打的重了不愧剥皮名號此後內外

援絕苦到絕頂嚴氏在家中每天不過吃一頓飯常有整天家受餓
沒飯吃的時候本地有個監生叫胡貢人只叫他胡混是個心大膽

小專好淫奔之人他家里也有幾千兩的用度又好奔走衙門借此

欺壓良善先將他為人品行一細寫他屢次看見嚴氏出入姿色動人又知林岱

在監中無可解救便引起他娶妾之心托一個善會說話有機變的

宋媒婆以採買針線為由常拿些綉緞碎物着嚴氏做、完他就將

手工錢送來從未耽延片刻其手工錢都是胡貢暗出因此往來的

慳吝傳可敬和諷語去點綴嚴氏是個聰明婦人早已明白他的意兒只是

不應承他後見他屢次牽引便也動了個念頭向宋媒道我非無此

意只是少箇安當人家你既這樣關切我心理可有個人家麼宋媒

即將胡監生人才家道年紀說了箇天花亂墜嚴氏道我嫁人是要

救夫出監只怕他未必肯出大價錢娶我至于与人家做妾我列不

迴避這声名就從他心上說宋媒道這胡大爺也曾說過止出三百五十兩

此外一兩也不多出嚴氏道可見是個天緣他出的這銀數却与我

夫主的官欠暗合就煩你多加美言到煩他成就了我罷五字色宋媒

道成就最是容易必須林大爺寫一個為欠官錢賣妻的親筆文約

方能安貼的了這些話都是嚴氏又笑道這都容易我早晚与你拿

來取以容易二字許係心有成只是一件只怕胡大爺三心兩意萬

一反悔我豈不在丈夫前喪品丟人你敢色辨麼又坐穩宋媒道若

胡大爺有半句反覆話我就永墮血盆地獄代胡貢發誓我若是戲耍

了你着你在丈夫前丟人我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都教他死了此必

胡貢許他極多謝禮惟恐嚴嚴氏道既然胡大爺有實心于我，就

是他的了胡貢听了他何苦教拋頭露面將來憑據到手就勞動

他替我交官罷奴絕放我夫主回家所重還有一句話你要記清若

我夫主午時不回家便是一百箇未時我也不出門說的牙清口白

生枝宋媒道這事都交在我身上胡大爺和縣里是好相與怕放不

出人來只要憑據寫得結寔明白方安胡大爺也是最精細不過的

人兩人講說明白宋媒婆歡喜如飛的去了次日嚴氏跟了林

蓮女放嚴氏入新縣監門向管監的哀懇管監的念林出困搭隨即

哭此時情林岱也落了幾點眼淚用一也字罵其不旋教林春女人

拿過幾樣吃食東西一大壺酒放在面前嚴氏也坐在一傍說道家

中無錢我不能天天供給你的飲食你可隨意吃些也是我到監中

看你一番語極凄楚恩林岱道你這一來我越發不能下咽語亦沉

只是做男子的不到是酒我吃兩杯罷亦無奈嚴氏從監內取出一

箇茶杯來斟滿遞與林岱林岱吃了一口酒還是半冷半熱的問道

你們家間米還有得吃麼嚴氏道有錢時買一半并無錢時也就不

吃了不吃了三林岱便將放下不能下長嘆道我這性命只在早晚

必定死于馮剥皮之手他挾先人仇恨斷不相饒只是你將來作何

歸結嚴氏道你們男人家要承先啟後關係重大我們婦人家一死

一生有何重輕將來上天可憐你若出監之日我到愁你沒個歸
結林岱道我時常和你說有一個族伯林桂芳伏二十八現做湖廣

荆州總兵只因祖公、老弟兄們成了仇怨致令我父也與他參高

二十年來因信不通此外我又別無親友設或有個出頭日子我惟

投奔他去了嚴氏點頭道任他怎麼參高到底是我與你紙上談兵現欠

患難之中誰無個惻隱之心林岱道這也是我與你紙上談兵現欠

着三百五十兩官銀未交搥搥亦難飛去嚴氏道三百五十兩到有

人出在那里只要你立一主見隨話林岱大喜道係何人相幫有此

義舉嚴氏笑道笑其迂也此婦不但三四百兩就是三四十兩相幫

二字從何處說起可為世情就將胡監生托媒婆說的話詳細說了

一遍林岱道你的主意若何話已拂意嚴氏道我的主意要舍經從

離苦海林岱听了倒豎鬚眉滿身肉跳大笑道不想你在外面到有

此際遇天地間最難消受話無過于妻子要嫁人口中大笑正是他

為行好句好向林春女人道你可哀告牢頭討一副紙筆來少刻牢

頭將紙筆墨硯俱送來林岱提筆戰縮的寫道戰縮三字畫

立賣妻契人林岱新都縣人因虧欠官項銀三百五十兩無可交

納情愿將原配妻室嚴氏出賣與本城胡監生

又問嚴氏道他要你是做妻做妾嚴氏道是講明做妾林岱道更好

更好二字深于鄙薄之辭也又寫道

名下為妻身價紋銀三百五十兩本日本在新都縣當官交納並無

短少日後不許返悔爭競恐口無憑立賣約存照

又問道你適纔說有個媒婆子姓甚麼嚴氏道姓宋林岱又寫道

同中女媒宋氏某年月日親筆立

寫畢將拿來的酒菜大飲大嚼吃了個罄盡前時不能下咽此刻如

立着的嚴氏便成陌吃畢將頭向監牆上一斜靠緊閉雙睛一句話

不說與嚴氏說話連看一眼亦不屑也嚴氏道你出監後務必到家

中走走我有許多要緊話囑咐你若是賭氣不到家中我就是來

生來世見你了句：淚句：血期在來林岱笑道你去罷又無足留

言訖將身子往地下一倒便睡去了前靠牆睡此則放倒身睡搥欲

嚴氏收拾起諸物又恐林岱聽見眼中流淚心里大痛悄悄出門

夫妻生別如此心里大痛悄悄回到家宋媒婆早在門外等候嚴氏

改教箇面襟中取出文契向宋媒道事已做安你可述我的話銀子

三百五十兩要胡大爺當堂替我前夫交代清楚看前夫二字下得

殺衙門中上下即或有些須使費我前夫都不管恐有再波及林岱

我幾時不見我前夫回家我新不肯動身又將前話申明一番

家胡貢必定煩人極力周旋不是我心恋前夫情理上該是這樣

又妙絕一則媛胡貢之此係官銀諒也不敢舛錯你就將約契拿去

罷就敢與他其此這是我前夫親筆寫的他不必生疑宋媒見了約契

如獲至寶說了幾句吉慶話如飛的跑去遞與胡監生居了天字號

大功胡貢看了大喜次日一早親自送了馮剥皮四樣重禮剥皮說

了無數的送情話始將銀兩收兌入庫胡貢又到宅門並承辦書吏

慶說定事完相謝立逼着管宅門家人回稟本官將林岱當時放出

監來真是那里造化得這然後回家催着收拾喜轎情急差人到林
岱家娶妻宋媒報知嚴氏忙着林春女人到縣前一路迎請林岱回
家正是

賊子借刀弑父

淑女賣身救夫

兩人事迹迥異

問心各有懸殊

第十八回

罵錢奴刎頸全大義

保烈婦傾囊助多金

蛩聲泣露驚秋枕淚溫鴛鴦衾立志救夫行痴心與恨長 世事
難憑斷竟有雪中炭夫婦得周全豪俠千古傳

右調連環扣

昔說林岱出別縣正中想個去處躲避見林春女人跑來再三

了老婆萬無奈何低了頭走也不和熟識人周旋一直到自己門前

見喜轎在一壁放着可看的人高下約有百十餘人又听得七

言八語說林相公來了少刻我們就要看霸王別姬哩因林岱漢仗

嘲林岱羞愧之至分開眾人入去嚴氏一見大哭道今日是我与你

永別之日了還是兩頭皆將林岱推的坐下道看推字是林我早間

買下些須酒肉等你來痛飲幾杯林岱道你是胡家的人了話亦喜

轎現在門外你速刻起身体要乱我懷抱既有酒肉你去後我吃罷

想此時至無心肝好吃酒肉人亦难下咽矣 正說話間只見胡監生家兩個人入來說道

林相公也回來了這是一邊遇銀一邊遇人的事體嚴氏大怒道

搃去也得到日落時分人賣与姓胡的房子沒賣与姓胡的是這樣

直出直入使不得刻心分別胡姓長短嚴氏此胡家人聽了也要發話想了想三字是在嚴氏容貌上作退步意其到兩人各以目示意

而出嚴氏又哭說道我与你夫妻十數年無福終老半路割絕你将來前程遠大必非終于貧賤之人我只盼望你速那移幾兩盤費

投奔荊州異日富貴歸來到百年後你務必收拾我殘骨合葬在一處我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林岱呵大笑道這都是嬰兒說夢的

話你焉能与我合葬在嚴氏皆死別生離披肝瀝胆之言為林岱並說不近情理話嚴氏有嚴氏心且不說夫妻話別再說朱文煒段誠

算還了飯錢剛走到縣東門見路南里有一二百人圍繞着一家門子擁擠看視又見一個婦人從門內出來拍手說道既然用了人家

銀子吃新鍋裏茶飯去就提了又狼藉教請買主胡大爺來說話說着往路北一條巷內去了朱文煒眼中看出文煒向段誠道這必定

是我們飯舖中聽的那話文應前我們走罷先一段誠道天色甚早回去也是閒着我們也看何妨一作少刻只見一個人挺着胸脯

從北飛忙的走來但見滿面浮油也會談忠論孝一身橫肉慣能惹是招非先罵其言貌

起目露銅光遇婦人便做秋波使用銅光眼安可口含錢臭見寒士常將冷語却除寒士為錢臭人敬府趨州硬占紳衿地步硬字

生算不得畏強欺弱假充光棍名頭假字亦妙世安有畏強屢發紳衿也非分之財常免應得之禍命真是好

只見這人走至了門前罵道你這般無用的奴才為什麼不將喜轎抬入去只管延挨甚麼那幾個人道新姨娘不肯上轎我們也沒法

又見先前去的那婦人也從北趕來入門裏邊去少刻從門內走出
二十三四歲一個婦人來風姿甚是秀雅面色微黃站在門前用衣
襟拭去了淚痕高声問道那個是監生胡大爺只見那從北來的人
於人叢中向前搖擺了兩步說道小生便是搖擺已不安分而又自
稱小生想他心中定必
常以西廂記張那婦人道你娶我是何意見問的實胡監生道娘子
生自待也呵千伶百俐難道還不知小生的意思麼又稱小生嚴氏道我夫雖欠
官錢寔係仇家作弄承滿城中紳衿士庶並舖戶諸位老爺念我夫
主忝係宦裔捐銀兩次各助多金可見惻隱之心人、皆有尊駕名
列國學寧無同好倘開恩格外容我夫妻苟延歲月聚首終身生不
能啣結塔下死亦焚頂九原身價銀三百五十兩容拙夫按年按月
陸續加餉後不天在上誰敢負心尊駕反子孫之福利娶夫婦全
馬馬之餉年德高千古義據桑梓想仁人君子定樂為曲成如必眷
恋媿陋之容強協連理誠恐珠沉玉碎名利皆非君有到那時人琴
兩亡徒招通國笑議未知尊駕以為然否已說明以死相拚矣胡貢
若是一明白人自應別作
名利兩全之法銀胡監生道娘子雖有許多之字者也我一句文墨
子權作子虛可也語不曉得這到是本分話我止知銀子費去婦人買來若說積德二
字我何不將三百五十兩銀子分散與眾貧人還多道我幾個好也
斷、不肯都積德在你夫妻兩人身上這幾句到也是小人中極明
白爽朗的話他原不是積陰
德人閒話徒說無益快上轎走路是正務我家有許多親戚等候吃喜
酒哩此時看得人並聽的人越發多了不下千數嗟嘆者不一而足
又將眾只只見那婦人掉轉頭向門內連、呼喚道相公快來叫了幾
人一表聲門內走出一條金剛般大漢此寫眾人同朱
文煒眼中共見看了看眾人隨即又

閃入門內羞見鄉黨意

那婦人面朝着門內道妾以蒲柳之姿侍枕席九

載寔指望夫妻偕老永效于飛不意家門多故反受仕宦之累非你

緣淺乃妾命薄我自幼也粗讀過幾句經史怪道說話不俗原來是有點冬問的婦人止

知從一而終從今日以至百年後妾于白楊青草間俟你罷到此方

死謝前途保重休要想念于我何等恩愛何等閨切即不是又指着胡

監生罵道可惜我十幾句良言都送在猪狗耳內看你這厮奴頭賊

眼呵呀小滿身錢臭次及身體無一不備也不像個積陰德識時務的好人得

暢快不識時務說罷從左袖內拉出剛刀一把刀在左袖為如飛的

更罵的切當向項下一抹如飛二字敏捷之至足見視死如歸若世俗婦人動以

不食之臭背後有一後生看得真切一伸手將刀子從肩傍奪去好

爛貨也劉將那後生手指勒破鮮血淋漓那婦人大叫了一聲向門上一頭

觸去摔倒在地只見血流如注衣服與地皮皆紅那些看的人齊聲

一喊無異轟雷官府坐堂有此一喊將軍下探有此一喊人見鬼怪

喊係從義烈激發有此一喊然皆迫于威勢驚怕使然此刻眾人這一

完名全節即不死亦與林岱終身長臉多矣胡監生見勢頭不好

忙忙的躲避去了前文言其心大林岱抱起了嚴氏見半身盡是血

人到底婦人家無甚氣力止是頭上搥下個大窟幸未身死表此三

地林岱抱入房中替他收拾街上看的人皆極口讚揚烈婦把胡監

生罵的人氣俱無人一將眾待了一會宋媒婆入去打聽見不至於傷

命忙去報知胡貢胡貢又帶來許多人到門前大嚷道怎麼我昨日

買的人今日還敢和姓林的坐着的賣老婆難道在門上搥了一下子

就罷了不成有本領到我家中施展去來刁頑朱文煒看了多時見

事無收煞就勢此時心上更忍耐不住分開了眾人先向胡監生一

揖說道小弟有幾句冒昧話未知老長兄許說不許說胡監生道你
的語音不同是那里人氏文煒道小弟河南人本姓朱在此地做些
小生意今日路過此地看的多時這婦人一心戀他丈夫斷不是個

享榮華富貴的人要在尊府他也没福消受先將嚴氏一貶得窮不過終歸一

死又以死依小弟主見不如教他夫主還了這宗銀子讓他贖回老

長兄拿着銀子怕尋不出個有才色的婦人來麼說着林岱還且不

胡貢道這都是信口胡說看他便欺他若有銀子不賣老婆了文煒

道小弟借与他何如還不敢說眾人猛見一白衣少年說出這話都

喝彩起來胡監生道不意料你到有錢會放賣人口賬如見文煒道

小弟能有幾個錢不過是為兩家解紛的意思胡監生想了一會說

道也罷了出此割斷之辭你若拿出來三五百兩銀子來加出十

我就不要他了說出眾人听了一聲乱叫道林相公快出來有

要緊話說寫眾人亦林岱出來問道眾位有何見諭眾人道今日有

兩位積陰德的人也不得不將胡貢算在內指着文煒道此位姓朱的客人情願

替你还胡大爺的銀子贖回令夫人自云先又指着胡監生道此位

也情願他取贖着你夫妻完眾人一指說明白也是使朱豈不

是兩個積陰德的人麼又譽揚他林岱道我有銀交銀無銀交人怎

好累及旁人代贖雖是做漢子話却說的甚不安假若文煒借此眾

人中有幾個大嚷道你們听麼他到硬起來了又罵眾林忙連忙接

說道不是我敢硬只因与此位從未一面心上遇不去這就回過眾

人道你不世故罷你只快快的与他二位叩頭說的妙極叩謝後兩

眾人亦不林岱急忙扒倒先与文煒叩謝後与胡貢叩謝急切扒倒

亦不敢作矣朱文煒扶起道胡大爺可有約契麼胡監生道若無約契我

到是霸娶良人妻女了只說一有字便是偏他隨將約契從身傍取

出遞與文煒看文煒道約上止有三百五十兩怎麼說是三百六十

五兩胡監生道衙門中上下使費難道不是錢眾人齊說道只以紙

上為憑罷馮眾人胡監生道我的銀子又不是做賊偷來的他此時亦滿肚

皮愧憤話亦說文煒道不但這十五兩分外的銀子就是正數還要奉

懇胡監生道你是積陰功人怎麼下起懇字來了一肚皮不足文煒文煒道

小弟身邊寔止有三百二十七兩意欲與老兄同做這件好事讓幾

十兩何如胡監生大笑道我只准你贖回去就是天大的好事三百

六十五兩少一兩也不能你且取出銀子來我看要看銀是以三百二十七兩皆

虛話文煒向假誠要來胡監生蹲在地下像打開都細細的看了說

道你這銀子成色也還將就去得我原是十足紋銀上庫又是庫秤

除本銀三百六十五兩外通行加算你還該找我五十二兩五錢有

庫秤之說就越方得完結還的同到錢鋪中秤兌文煒道我止有此

多的沒樣兒了銀這却怎處眾人道你別處就不能湊兌甚麼也是看文煒道我多

的出了少的到肯惜費我又是異鄉人誰肯借與我胡監生道如此

說人還是我的此句話林內中一人高叫道我是真正一窮秀才通

國皆知眾位人千人萬就沒一個尚義的與自己子孫留点地步如

今事已垂成豈可因這幾十兩銀子又着他夫妻折散幫助不拘三

錢二錢一兩二兩就是三十文五十文此刻積点陰德一文可抵百

文一兩可抵十兩話纔說完大眾齊和了一声道我們都願幫助前

云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一言甫畢有掏出銀子來的有拿出錢來的

可見古今有同心也

有因人多擠不到跟前煩人以次轉遞的三五十文以至三五百文三五錢以至三二兩不等還有那些喪良無恥的賊子替人傳遞自已偷入私囊的此輩即胡貢之祖父子孫類也還有一時無現成錢或脫衣典當或

向舖戶借貸你來我去亂跑着交送的寫得紛紛攘攘目快心這

倍于出者沒有半個時辰銀子和錢在林岱面前堆下許多眾人又

七手八脚查点数目須臾將銀錢秤數清楚一人高聲向眾大叫道

承眾位与子孫積福做此好事錢已有了一萬九千三百餘文銀子

共十一兩四錢有零這件事成就了朱文煒銀子止三百二十七兩

三兩今將錢銀合估已是三十兩有奇較朱文煒笑向胡監生道銀

錢俱在此祈老長兄查收可將賣契還我胡監生道你真是少年沒心

肝我研銀的人看他還我前曾說過車庫秤並衙門中使費通共該

有九五六的也有內中還有頂銀和銅一樣的東西像此等人願生

打銀錢將銀錢合在一處統算添了三十兩还少二十多兩怎你便

和我要起賣契來猛見人叢中一人大聲說道胡監生你少掂斤翻

兩抱不平的這銀錢是大眾做好事的你當是朱客人銀錢任你瞎

嚼麼且莫說你在衙門中使費了十五兩你便使費了一千五百兩

這是你走動衙門不安分的事體你還敢對眾教念出來我到要問

你這使費是官吃了还是書辦衙役吃了說着擡拳拽袖向胡監生

撲來又聽得有幾個道我們大家打這刻薄狗攘人做事再不可做

是動了人公憤欲胡監生急忙向人叢中一退笑說道老哥不必動

怒就全不与我這幾兩銀子也有限得下蛋話直流謂之母雞我原

為林大嫂的人了我張口就罵我在嚴氏身上又有幾個人道這果然

是林大嫂不是處長話短說罷你到底是還教加多少纔做個了結哩

此亦半軟半硬有各色話若此時再不知回頭接眾人老拳必矣胡監生道話要說個明白錢要丟

在响處今將林大嫂罵我的話說出我這爭多較少眾位自然也明

白了經年家修橋補路只各廟中布施也不知上着多少眾位都會

行善我就沒一點人心又出這樣個自全收結之法說罷將家中小厮叫到面前

指着朱文煒銀兩並眾人公推銀錢道你們將此拿上帶同轎子回

家又將林岱約契遞與朱文煒道所欠二十多兩我也不着補了算

我与你同做了這件陰功罷這又是個盤子臉文煒將約契接了舉手道謝

即忙遞與林岱物歸原主矣胡監生又向大眾一舉手道有勞眾位調停

為中有幾個見他臉上甚是沒趣也便讚揚道到底胡大哥是好漢

子胡監生笑應道小弟有何好處不過在錢上吃的虧罷了喪良之

尤可隨即領上家人挺着胸脯走去林岱跪倒地下朝着東西西北三

面連、叩頭道林某自遭追比官欠後承本城本鄉紳衿士庶並各

處舖中眾位老爺前後捐助三次今又惠助銀錢成全我房下不至

殞命失節我林某也無以為報就是這幾個窮頭說罷又向東西北

三面復行叩頭扒起來拉住朱文煒向眾人道舍下只有土房三間

不能遍請諸位老爺意欲留這位朱恩公吃頓飯理合向眾位老爺

表明眾人齊声道這是你情理上應該的又向文煒道我們願聞客

人大名文煒不肯說眾人再三逼問文煒道我叫朱文煒是河南虞

城縣人在貴省做点些須小生意眾人听了互相嗟嘆道做生意人

肯捨這注大財更是难得难得又有幾個人道林相公你要明白這

朱客人是你頭一位大恩人指着吆喝的窮秀才道此位是倡率衆人幫助你的又指着要打胡貢的那人道這是為你抱不平嚇退胡監生的又指着大衆道這都是共成你好事的還有那位奪刀的又是你令夫人大恩人假若不是他眼明手快令夫人此時已在城隍廟掛號了新語亦莫須有之語今日這件事竟是缺一不可又有幾個罵胡監生道我們鄉黨中刻薄寡恩再沒有出胡監生之右者但他善會看風使船覺得勢頭有些不順便學母雞下蛋去了衆人皆大笑道我們也散了罷朱文煒要別去林岱那里肯依將文煒拉入堂屋內叫嚴氏道你快出來拜謝大恩人來了真是大恩嚴氏早知事妥感激切骨色着頭連忙出來與林岱站在一處男不作揖女不萬福一齊磕下頭去好該文煒跪在一傍不禮夫妻二人磕了十幾個頭然後起來讓文煒上坐嚴氏也不迴避和林岱坐在下面林岱將文煒出銀代贖話向嚴氏細說嚴氏道妾身之命俱係恩公保留妾夫妻若貧賤一生亦惟付之長嘆設或神天鑒宥少有進步定必肝腦塗地仰報大德文煒道老賢嫂高風亮節古今罕有較之城奔齊國環繚華山者更為激烈使弟輩欣羨佩服之至林岱道恩公下榻何處端的有何事到敝鄉文煒道小弟係金堂縣典史朱諱昱之次子也到此告語亦極謙弟名文煒家兄名文魁家父月前感寒病故今日係奉家兄命到貴縣敦信里要賤得銀三百二十七兩適逢賢嫂捐軀此係冥中定數真是遲一日不可早一日亦不可也林岱道原來恩公是鄰治父台公子失弔問之至又道小弟纔出囹圄無物敬長者幸有賤內粗治小酌為生死話別之具小弟被時神昏志亂無意飲食若

咀嚼過早雖欲留宿亦無力再為措辦矣嚴氏忙叫林春女人速
整理文煒道小弟原擬趕赴金堂今必過却恐拂尊意隨叫段誠吩
咐道你可在飯館中等我轉刻我就回去林岱道尊价且不必去更
望將行李取來弟与恩公為長夜之談寒家雖不能容車馬而立錐
之地尚属有餘明天會令兄亦未為晚文煒方叫段誠將行李取來
原來段誠因文煒看林岱賣妻已將行李寄頓在東門貨舖內補此
刻取來安放在西下房中為下文用少頃酒食齊備林岱又添買了兩樣
讓文煒居止林岱在左嚴氏在右不迴避是此生死而骨肉者文煒道老賢嫂請
尊便小弟外人何敢同席林岱道賤内若避嫌是以世俗待恩公也
文煒復問起虧空官錢緣由林岱細說了一遍文煒道老兄氣宇超
羣必不在塵泥軒冕此後不是株守林泉或別有趨向林岱道小
有一族伯現任荊州總兵官諱桂芳弟早晚即欲携家屬奔赴二十
八回文煒主只是囊空如洗亦索付之無可如何而已文煒道此去
水路約一千餘里老兄若無盤費弟还有一策林岱道恩公又有何
策文煒道弟隨我行李尚可典當數金好此正救人救嚴也林岱大笑道我林
某縱餓死溝渠安肯做此貪得無厭之事使恩公衣被俱無非丈夫
之所為也文煒道兄止知其一未知其二小弟家鄉还有些須田產
先君雖故亦頗有一二千金私積小弟何愁無衣無被若差小价走
取往返徒勞急忙到下房与段誠說知段誠道救人貴于救到底小
人即刻就去段誠也林岱与嚴氏走來相阻段誠抱了行李飛跑而
去好段誠林岱夫婦大為不安三人仍歸坐位文煒道小弟与兄萍
水相逢即成知己意欲与兄結為生死弟兄未知可否此話出之文煒口中好若

出之林岱未免近于慕富矣林岱大喜道此某之至願也隨即擺設香案交拜畢

各叙年齒林岱為兄文煒與嚴氏交拜認為嫂這會撤去世套開

懷談飲更見親切第八回于冰與城璧結拜此回林岱與文煒結拜俱各永全終始非若近今結拜朝歡夕惱且成仇敵也

不多時段誠回來說諸物止當了十四兩五錢俱係白銀文煒接來

雙手遞與林岱林岱也不推讓也不道謝如同脆止向段誠道看寔

煩勞你了又令林春女人打發酒飯三人直坐到二鼓時候嚴氏與林

春女人歸西正房林岱同文煒在東正房內整叙談到天明段誠在

下房內安歇次早文煒定要起身林岱夫婦灑淚送出門外止隔了

兩天林岱催船同嚴氏林春女人一齊起身赴荊州去了正是

小人利去名亦去君子名全利亦全

不信試將名利看

名之利之豈徒然

第十九回

兄歸鄉胞弟成乞丐

孀守志親嫂做媒人

胸中千種愁挂在斜陽樹綠葉陰陰自得春恨滿鶯啼處不見

同床婿偏聆如簧語門戶重疊雲山隔斷西川路

右調百尺樓

且說朱文煒別了林岱出了新都縣路上問段誠道我這件事做得

何如語得意段誠道真是盛德之事只怕大相公有些閒言語文煒道

事已做成由他發作罷了已料出幾分文煒入了金堂縣到慈源寺內文

魁道你兩個要的賬目何如文煒道共要了三百二十七兩文魁聽

了大喜道我算的一點不差怎便多要出十兩銀子成色分兩何如

文煒道且說不到成色分兩上有一件事要稟明哥文魁看驚道

有什麼事文煒就將遇林岱夫妻折散捨銀幫助的話文魁也等不得
說完忙問道殺急只要提近說銀子與了他沒有好只願得一句文煒道
若不是與了他夫妻如何完聚文魁道到底與了他多少文煒道

三百二十七兩全與了他真殺死文魁又忙問段誠道果然麼只願
是二段誠道句是實了殺文魁撲向前把文煒臉上就是一掌開

一字文煒却要哀懇不防右臉上又中了一掌掌第老和尚師徒一同
來勸解文魁氣的暴跳如雷道我家門不幸養出這樣痴子孫來復

將文煒幫助林岱的話與僧人說了一遍又趕上去打是對和尚兩
僧人勸了一回也就散了文魁倒在床上拍着肚子大叫道活殺可

憐往返八九千里一場血汗勤勞被你一日花盡又看着段誠罵道
你這該刷一萬刀的奴才他就要做這樣事禮要你用跑下來又

將段誠打了一頓于段誠從新倒在床上喘氣過時好再打再嚷
待了一會又大嚷道歇了你就將三錢二錢口氣甚甚至一兩二兩你

幫了人我也還可惱也是要惱的怎麼將三百二十七兩銀子一戥
盤兒送了人家我就教你氣極人多此半截語是將文煒揪過來又

是幾拳拳第倒在床上睡覺去了像馬一沒了手刻文煒與段誠面
面廝窺也沒個說的好文煒若遇有氣性兄弟頭一次或

料又拍手打掌的大罵道這怪竟是沒起你就是王十家萬也不敢
如此豪奢若講到積陰德滿朝的王公大臣他還沒有錢只用着幾

個人獻上元寶遍天下散去罷了竟是越說又問道你的行李放在
那里先開大的今文煒不敢言語可憐文魁再三又問段誠道只索
二相公說多的已經費了何況少的為那姓林的沒盤纏去荊州將

行李當了十四兩銀子也送與他了文魁大笑道我原知道不如此

不足以成其慙三字像你兩個一對才料真是八兩半斤其寔跟了

那姓林的去我到灑脫此非罵寔文這一共是三百二十七兩銀子

輕的葬于異姓之手說罷捶胸頓足大哭起來又寫他打罵嚷鬧今

一殘忍疼錢小人在紙上大作威福文煒道哥不必如此銀子已經與了人家追悔

莫及二字到像是兄弟該死文魁道不是你該死到死我該死麼口與波罷

鐵火棍拿起來就打段誠急忙架住道大相公這就不是了直說他

當日老主人在日二相公就有天大的不是從未彈他一指大相公

也該仰體老主人之意的到他先人感動他段誠想今日打了三四次

二相公直受不辭做兄弟的道理也就盡在十二分上是怎麼纔拿

鐵器東西打起來了段誠之所以有辭也大相公頑錢曾輸過好

幾個三百兩老主人可打過大相公多少次愧段誠的是妙人可愛

文魁道你敢不教我打他麼羞憤沒你不教我打他我就打你用一

好打段誠以段誠道打我到使得也是氣憤語却文魁將段誠打了

兩火棍又要去打文煒意怒欲兄弟死以快其段誠道大相公不必

胡打到此竟直說我有幾句話要說激出文魁道你說你說是氣極

段誠道二相公是老主人的兒子大相公的胞弟若老主人留下一

萬兩銀子少不的大相公五千二相公五千分派就是今日這事也

費的是人情天理錢權當像大相公賭錢輸了他妙絕趣絕又撒將來

到分家時候二相公少分上三百二十七兩就罷了是這樣打了又

打搥不念手足情分也該往祖父身想唯道這家私都是大相公

一個的麼甚于打幾句話說的文魁罵百倍睜着眼呆了一會將火棍往地

下一丟從一呆字又想出了主見打是再不好打了冷笑道這一冷笑又有人再測原來你

兩個通同作弊將三百多銀子不知鬼弄到那里去却安心回來要

與我分家何如固知其有不測度的死灰也既要分家今日就分文煒道段誠不會

說話哥、不必听他胡說文魁道他是極為顧我的話我怎麼不聽

他我和你在一處過日子將來連討吃的地方也尋不下文煒道就

是分家回家中再商量文魁道有什麼商量你听我分派我們的家

業止有二千兩住房到算着七百我將住房分與你我另尋住處你

幫了人家三百多兩二宗共是一千你一千我一千豈不是均分此

名為一刀兩斷各幹其事除猪狗外少有人文煒道斷說不出不但

還與我住房一處就一分不與我也沒的說真孝友人皆如此段誠

道大相公算是將家業分完了也再沒別的分法令入于不平中

一文魁道能有多大家業不過三言兩語就是個停當段誠道老主

人家中的私囊並器物衣服且不必算此番劉貢生家銀子共本利

一千三百餘兩大相公早要到手又揭出中本城德同舖中

也不向我們說聲家中三頃地也值千餘兩付之不言老主人當年

用銀買的住房止三百三十兩人所共知如今算了七百兩要分與

二相公何不將此房算七百銀子大相公拿去倒折的世上沒有這

樣個分法文魁大怒道你這奴才曉的甚麼家有長子猶之國有儲

君理應該長子揀選其餘次子季子均分此天下之達道也名曰達

二千兩家私我若分與他不敷一千之數就是我有私心了還要論

段誠道不公不服段誠此時也竟不以此為文魁怒極道你不服便

怎麼特主人勢也 從此刻一言為斷你兩個到別處去住若在此處住我

即另尋地方搬去來雖同來走要另走這是未出門以前夫妻相商

枝去葉計耳 我若再與你們見面我真不是個人娘父母養的絕世安

有人娘父母養此這種也 文煒哭說道就是兄弟少年冒昧亂用銀兩然已成之

過悔亦無及哥、看我們另尋住處身邊一分盤費沒有行李又當

在新都這一出去搃不凍死定必餓死哥、與兄弟同脆手足何忍

將兄弟撇在異鄉自己另行回去文魁道你是幫助人的不論到那

里都有人幫你在你千言萬語我的志願已決說罷氣忿、的躲在

外邊去了文煒向段誠道似此奈何段誠道當日老主人在日屢、

說他夫妻二人不成心術此番就是不幫林相公這三百多銀子他

又有別的機謀作分離地步如見肺可惜相公太軟弱依小人主見

先請那監縣紳士公評分現在銀錢器物若公平不下來然到本

縣前具呈控訴諒他也没有七手八腳的本領於情理王法之外制

人文煒道我一個脆兄便將我凍餓死在外邊我也做不出告他的

事來請人說合請停到還是一看隨即着段誠請素日與他哥、相

好的四五人乱人與文魁相好則其人必說合了六七次方許了十兩

銀子如何言明立刻另尋住處方肯付與文煒無可奈何在朱昱靈前

大哭了一場憐同段誠在慈源寺左近尋店住下說合人拿過十兩

銀子來文煒又跪懇他們代為挽回隔了兩日去尋文魁僧人道從

昨日即出門去了安排起第五日文煒又去文魁搃不交一言文煒

在他身傍站了好半晌只得回來又隔了四五天文煒又去老僧在

院中驚問道二公子沒與令兄同回鄉去麼問的哭兀出文煒道同

院中驚問道二公子沒與令兄同回鄉去麼問的哭兀出文煒道同

回那里去老僧道令兄連日將所有家器大小等物變賣一空前日
晚上裝完行李五鼓時即起身我問了幾次他說你同段提管先在
船中等候我說你們都去這靈柩作何歸着他是沒父母的他說道

路遠盤費定是不足定在明年親來搬取我以為你也同去了怎還

在此這是何說所行所又出言文煒道此話果真麼老僧用手指着

道你看他房內乾々淨々一根斷草未留和尚痛極語文煒听知驚魂千

里跪至朱昱靈前兩手抱住棺木拚命得大哭情甚悽慘哭了好半

晌老僧拉開說道我此刻纔明白了令兄真是晉天下情理以外人

這兩句勝于罵可趁他走还未遠速到縣中哭訴于老爺前差三班

衙役星夜追拿這不孝不友的蠢才將他私囊奪盡着押靈回鄉

把他鎖禁在監中三年後放他出來以洩公憤二公也不必迴避那

出首脫聲名一個沒天良沒倫理的人與禽獸何殊我是日夜效

法佛爺的人今日看你這一哭不由得大動了肝火你可照我說速

行朱文煒聽了一言不發流着兩行痛淚走出廟去老和尚見文煒

軟弱氣的只是搖頭我每見和尚動了怒頭臉眉目最是文煒回到

寓處與段誠哭訴段誠笑道他這一走我心上早已打算的透熟我

不怕得罪主人一個人中猪狗再不必較論了得一語罵刻下身边還

有幾兩銀子也可盤撓幾日即一文沒有老主人在此做官一場不無

情面况相公幫助林公子人、都號為義舉目今大相公席捲回鄉

拋棄父骨趕逐胞弟通國切齒刻下生者死者俱不得回家可再煩

人出個捐單也不愁百十兩到手况又有本縣老爺自必格外可憐

相公快寫稟帖啟知本縣我明早去尋老主人素好朋友再煩勞他

們舉行回得家鄉就好計較了哭他氣他何益文煒恐揚光之惡不寫稟帖不意縣尊早已知道差人送了兩石倉米四兩銀子又將幾個走動衙門好管事的紳士面托與文煒設法

這也是做上司官極其厚道處

衆紳

士滿口應承下來誰料文煒走了否運只三四天便將縣官因公呈誤新署印官漠不相聞地方紳士實心好善者有幾個見縣官一壞便互相推諉起來又得新典史念前後同官分上自己捐了十兩又代請原上捐人如此鬼弄了月餘僅捐了三十多兩共得四十三兩有奇一摠交付文煒却責文煒與段誠打算回家盤費有了若扶靈還差着百金段誠又想出一策打聽出崇寧縣、官周曰謨係河南睢州人着文煒寫哀憐手本歷訴困苦他推念同鄉自必加倍照拂文煒亦以為然又恐將捐銀遺失主僕相高交與慈源寺老和尚身也還有幾兩銀子各買了舊棉衣袴鞋襪等類以便遇冬出門正要起身豈期運敗之人隨處坎坷交與老和尚捐銀又被他徒弟法空盜竊逃去主僕悔恨欲死呈控在本縣、中批了捕廳捕廳大怒將老和尚嚴行責處細問幾次委不知情他又無力陪補受刑不遇便行自縊虧得段誠救免文煒反替他在捕廳前討情金堂縣亦再難開口只得回崇寧縣去向管宅門人哭訴情由宅門人甚是動憐立即回稟本官少刻出來蹙着眉頭道你的稟帖他看過了說你是遠方遊棍在他治下假充鄉親招搖撞騙還要立即坐堂審你虧得我四開說說吩咐值日頭把你逐出境外你苦、的投奔到此我送你一千大錢做盤費快回去罷倘被他查知大有不便文煒含淚拜謝拿了一千錢出來

此皆文煒餘致也到是這宅門上大有可取

與段誠相商若再回金

堂縣寔無面目打算着成都是省城地方各處人俱有或者有個際
遇亦未敢定于是主僕奔赴成都尋了個店住下舉目認不得一個
人况他二人住的店皆往來肩挑背負之人這際遇二字從何處說
起每天到出着二十個房錢日：現要從十月住在十一月盡間盤
費也告盡了因拖欠下兩日房錢店東便出許多惡語段城見不是
路于城外東門二里地遠尋下個沒香火的破廟雖然寒冷却無人
要錢又苦挨了幾天受不得飢餓開首是段誠討飯孝順主人竟不
勾兩人吃用次後文煒也只得走這條道路這話不表再說朱文魁
棄絕了兄弟並他父靈柩帶了重資欣喜回家入得門一家男婦俱
來看問見他穿着孝服各大驚慌文魁走入內堂放声大哭說父親
病故了何不說是一家兒皆喊叫起來哭罷陽問道二相公和
家男人想是在後面押靈里文魁又大哭道老相公做了三年官除
一個錢沒弄下到欠下人許多債負靈柩不能回來二相公同你男
人去灌縣上捐不意遭風主僕死在川江此皆在四川早我一路兒
和討吃的一樣奔到家鄉話未說完姜氏便痛倒在地殷氏同歐陽
氏將他扶入後院房中勸解了一番回到前边与文魁洗塵接風姜
氏直哭到上燈時候还不住歇至定更以後歐陽氏走來說道二主
母且不必哭我適繞在外院夾道内見隔壁李家叔侄同李必壽從
廳院外抬入兩箇大馱子到大主母窗外看來極其沉重还有幾個
皮箱在上面一個：神頭鬼臉偷着拆取俱被李必壽同大相公搬
移在房內方纔散去大相公說老主人欠人多少債負他一路和討
吃花子一般既窮困至此這些行李都是那里來的從午後到家此

刻一更已過，纔抬入來。先時在誰家寄放的，是留心人婦，以我看來

其中必大有隱情。我今晚一夜不睡，在他後面窗外聽個下落。我此

刻就去了。這也是一着，豈有夫妻久別而不畧為談心之理。你安歇了罷，不必等我到四更。

將盡歐陽氏推門入來，見姜氏還坐在床頭，對燈流涕。笑說道：不用

哭了。我听了個心滿意足。此時他兩口子都睡熟，我纔來隨坐在一

邊。將文魁夫妻前後話細細說了一遍，又罵道：天地間那有這樣一

對喪心的豬狗。姜氏道：如此看來，二相公同你男人還在老主人身

死是寔，只是他兩人止有十兩銀子能過的幾日，該如何回家說罷。

又流下淚來。歐陽氏道：不妨。二相公幫助姓林的，這是一件大善事。

金堂縣和新都縣自必人，通知大相公此番棄拋父屍和胞弟不

消說他這件大善事，也是兩縣通知的。何況老主人在那地方大小

做過個父母官，便是不相干人，遭逢此等事，地方上也有個評論多

少，必有幫助，斷不至餓死討吃，亦可回鄉。又道：大相公家讚美大

相公有才情有調度，也不枉他嫁夫一場。真是嫁了個好丈夫，古今有一無兩。又說你

是他們的禍根，必須打發了方可做事。早晚我即勸他嫁人大相公

道：這裏的房產地土須早些變賣，才好搬到山東，另立日月，搃他二

人有命回來尋誰作對。大相公家道你當日起身時，我曾囑咐你萬

一老殺才有個山高水低。朱星何不就着你用這調虎離山斬草除

根之計，我還打算着得十年不意，天從人願，只三年多就用上此計

了。大相公又讚揚他是肚中有春秋的女人。四川事甚多，却只用三

補寫係攻兩人同姜氏道：他既無情，我亦無義，只可恨我娘家在山

西地方無個人做主，我明寫一紙呈詞告在本縣求官府和他要人

謀預定之隱惡也。

歐陽氏道這個使不得我聽的話都是他夫妻暗昧話算不得個凭據是

本縣十分中九分不准是即或信了我們的話也得行文到四川查問還不知四川的官府當件事不當件事且知衙門到弄的他

又生別計出來是更依我的主見他若是勸你改嫁不可回煞了他觸

他的恨怒他又耍另設別法是更摠以守過一二年然後改嫁回答他

用此緩軍計延挨的二相公回來就好了也是策從今後要步步防他

們就是我所聽的這些話摠包含在心裏面色口角間一點也不可顯出

他若看出來得禍更速一婦人竟老練至此難得茶里飯里到要小心不必有其

其大相公家不先吃的東西你千萬不可先吃只在此房消磨歲月

各項我自照管此姜氏一女軍師女保障也可嘉姜氏道只怕他見你處處為護我

他先要除你也要留心也無歐陽氏笑道我與二主母不同

他們若起了謀害我的意見被我看我出我只用飛快短刀預備一把

於他兩口子早起夜睡時我就兌付他們了摠死不了兩個也看他

死一個有什麼怕他段誠止是性情真直語言不讓而已此從此

過了月餘一日殷氏收拾了酒菜到姜氏房內與他消遣愁悶兩人

叙談閒話殷氏道人生一世猶如草生一秋二兄弟死在川江他的

一生事體到算完結了我又沒三個兩個兒子與你夫妻承繼你又

青春年少日子比樹葉兒還長將來作何了局一句一姜氏低頭

不語殷氏又道我常聽的和尚們放大施食這奴才拿問有兩句話

兒說黃土埋不堅之骨青史留虛假之名也虧他世上做忠臣節婦

的都是至愚至痴的人這兩句非朱文我們做婦人的有幾分顏色

憑到誰家不愁男人不愛將來白頭相守兒女盈膝這還是老來受

用若說起目下同床共枕知疼知癢遲起早眠相偎相抱的那一種
恩情以你這年紀算起少說還有三十年風流像你這樣獨守空房
燈殘被冷就是刮一陣風下一陣雨也覺的悽悽涼涼無依無靠再

聽上人些閑言詛語更是難堪昔潘岳做寡婦賦累數百言却被他
幾句將寡婦苦况道盡殷氏到像一

久做寡婦者我是個口大舌長的人沒個說不出來的話我和你在這

家中六七年來也從沒犯個面紅你素常也知道我的心腸最熟你

若是疑心說我是為省衣服茶飯攛掇你出門了來我又不該說這家

中量你一人也省不下許多你若把我這話當知心話你的事就是

我的事我定捨命訪個青春俊俏郎君還要他家道豐富成就你下

半世榮華從哇瓜國說起繞到這幾
句話上寔亦大費唇舌矣你若看成交屍我也不過

長嘆一聲罷了此等話原与尼無異只是從口
是實意為我之言只是我与他夫妻一場不忍便去待守過一二年

孝服那時再煩嫂左陽氏所屬殷氏道你原是玲瓏剔透的人一點

就轉只是一年的話還大遠迂濶姜氏原說一二年
他又減去一年我過此時再

与你從長計議殷氏素常頗喜吃幾杯酒今見姜氏許了嫁人的話

心上快活吃了二十多杯方纔別去正是

棄絕同胞弟 妖婆意未寧 又憑三寸舌 愚動烈媛情

第二十回

金不換聞風贈盤費 連城壁拒捕戰官軍

十婦九吞半杯茶惱人吃盡今朝出首害食客可憐血濺無情棍

守備逃生官兵遠遁猶欣幸不拖不累走得乾淨

右詞燕覆巢

話說殷氏勸姜氏嫁人話且不表再說連城璧自冷于冰去後仍改
姓名為張仲彥除早午在舍不換家吃飯外連門也不出日夜行靜
中功夫不敢負于冰指教金不換本來知交寡少自留下城璧越發
不敢招惹人往來又得了于冰二百兩銀子他是做過生意的人也
不肯將銀子白放在家中買了七八十畝地又租了人家幾十畝地
添了兩個牲口次年開春僱了一個極會種地的人自己也幫着耕
耘播種受田地中苦楚多是早出晚歸城璧逢天氣暑熱也有到郊外
納涼的時候喜的趙家澗止教家人家無人詳究根底知城璧是金
不換表兄這幾家男、女、也都叫城璧是張表兄世安有一人表
兄者緣北方小村庄到也相安無事本年雞澤縣豐收四外州縣有
多有此風無足怪也歎收者都來搬運金不換一倍得三倍之利城璧見他營運有效心
上住的甚是適然不換亦極盡表弟之情凡一茶一飯雖是此庄農
食物却處、留心只怕城璧受了冷落好于冰付托得人矣在本村僱了個十
四五歲小廝單伺候城璧茶水飯食日落時纔許他回家相處的和
同胞一般次年又復豐收金不換手內賣下有四百餘兩本回娶親
同招親贈沈公子世間人眼皮最薄見不換有了錢城裡城外便有
銀兩皆此物也許多人要和他結親他因城璧在舍凡說親來的槩行打退好到是
城璧過意不去又打算着此年于冰要來再三勸他娶親為保家立
後之計不換被逼不過方聘定了本縣已革刑房郭崇學的第三個
女兒為繼室又見房子不敷住從二月動工將一院分為兩院補蓋
了幾間土房着城璧在後院居住足見前院止房做喜房着在三月
初二日過門到了這日郭崇學家親戚並趙家澗隣里还有些舖中

生意人每人或一百五十文或二百文三百文不等湊來與不換送

禮又有左近老少婦女也來拜賀不換于前後院搭了兩座席棚預

備男客坐女客都在房內城壁此時也沒個躲避處此即不換還得

出來替不換陪客奈他目中那里看的上這些村夫野婦又兼鄉下

婦女不迴避人見城壁長鬚偉幹相貌堂堂遍趕着認親說話城壁

強支了兩天方纔罷休自這郭氏過門回了三朝後不換便着他主

起中饋來履霜之他到也極曉的過日子於早午茶飯甚是慇懃待

城壁分外周到不換心上看定快活以為內助得人皆下文過了月

餘郭氏見城壁從不說走的話亦且食腸甚大雖每天吃的是些素

菜素飯他一人到吃三四人的東西原也討厭暫住尚燒酒每天非

二斤即三斤方可更可厭飯多吃罷了酒必如此乃城壁不體諒人

其人似此縱飲亦屬可厭矣又見城壁若大漢子和個婦人一樣

日：鑽在後院老不出門四字形容郭家有人來不換又說過不許與

城壁相見陪伴飲食不免又多一番支應因此這婦人心中就嫌厭

起來金不換既知城壁好吃酒就該與他買一罈或兩罈放在他房

內豈不兩便偏又是那小廝一天定向婦人要兩次錢買乾燒酒婦

人若教買了对水酒城壁便動疑是小廝落下錢定着另換城壁何

情至都是不遂這婦人心意處一日趁空兒問不換道你這表兄到

此時多少時了不換道二年多了郭氏听罷便將面色變了一變旋

即又笑問道隨怒隨笑此怎麼他也不回家去不換道他等個姓冷的

朋友郭氏道假如他這朋友再過二年多不來你該怎處凡會持家

此打算不換道他是我敲親表兄若姓的終身不來我就和他過

獨郭氏也

到終身罷了及脆兄弟不換世之同祖兄弟以郭氏不禁失色復笑說道又

說利害像你這樣早出晚歸在田地中受苦他就不能受苦也該去幫

你照料一二怎麼長久白坐在家中吃酒飯若是個明白世情的人

心上便該日抱不安責備的未嘗不是世非不換第不換笑道他那

里知道田地中事這一笑固是城璧知己却也是不換大失心處婦

為尋常談論漫不留人既出如許責備的話其不足城璧可知怎便視

神也其起事宜矣你以後不要管只要天飲食豐潔茶酒不缺

就是你的正務如此叮囑寔可敬可愛若說不換為有于冰二百衣

說無異火上添油郭氏不言語了恨城璧兼惱不換矣自此後便漸

將城璧冷淡起來必有不換多是在田地中吃飯搃以家中有老

婆照管不甚留心這便大失那知城璧日止吃個半飽至于酒不

但二斤三斤求半斤也是少有的即或有不遇四兩六兩之間是個

爰吃不吃的待法又不好和不換言及未免早午飯時臉上帶

出怒容多在那伺候的小廝身上發作一二這又不是了那小廝便

在郭氏前播弄唇舌屢次將盤碗偷行打破反說是城璧動怒摔碎

的甚至加些言語說城璧罵他刻薄郭氏便大恨怒在心知不換與

城璧契厚搃一字不題不但將飲食刻減連酒也沒半杯了作客者

女東家是一點怒不得有盤費宜速走如無莫妙于稱道他賢淑還

可望有一兩次全飽之時否則怒一次更受一次刻薄若再遇東家

鄙吝反以此等為妻房有才能則立無生路矣余南北作如此又苦

挨了許久和不換半字不提怕弄的夫妻口舌這便是有舍人了

發作欲要告辭遠去打算着冷于冰今年必來豈不兩誤真是這日

也是合當有事每常不換必到天晚時回家這日因起大雨來沒有

出門到午後陪城璧吃了飯到田地中去看見禾苗立刻發變心上

歡喜回家看郭氏收拾酒菜與城壁對飲郭氏因丈夫在家便將乾燒酒送出兩大壺又是兩大盤素菜還有腐乳甜醬瓜等類四碟作飲食之資這是一百婦人九十九個都有此作不換看見心里說道

這冷先生真是付托得人我一個小戶人家日如此供奉雖說收

過二百衣食銀子也還不討愧于冷先生又深喜郭氏賢仁快活不

過他心上原也放量的與城壁笑談大約兩大壺酒金不換也有半

壺落在肚內只吃的前仰後合方辭歸前院郭氏見不換着寔醉了

連忙打發他睡下自己便脫衣相陪不換顛倒頭就睡着了睡到二

更將盡不換要水呷郭氏打發他呷了水說道你今日高興怎麼吃

到這步田地想是張表兄也醉了不換搖了幾下頭道他不向不醉

像郭氏道他可曾說我罵我沒有心虛語恐城壁酒後不換道我不

知道郭氏笑道看麼睡了一覺還說的是醉話再看不換已有些

迷糊的光景了酒後睡未足也于是高聲問道他今日可說回家去的話沒

有連問了幾聲不換恨道狗攘的醉中听此言便你教他回到那里

去郭氏道你好罵我着他回家去不換搖頭道他不向不醉漢

郭氏道他為什麼不不換道他去不得說着又睡着了郭氏連推

問道你莫睡我問你他怎麼去不得不換又恨說道他在山東殺了

多少官兵了完去那里去郭氏忙問道他為什麼殺官兵問了幾聲

不見回答原來又睡着了郭氏抱住頭連搖醒在耳根前問道他

為什麼殺官兵不換恨命的答道他為救他哥連國璽越發真麻

翻狗攘北方口語麻翻言郭氏道他哥既叫連國璽怎麼他又姓

張不換道你管他偏要姓張郭氏道就姓張罷他叫個連什麼問

了幾聲不換大聲道他叫連城壁說罷嘴里胡塗罵了兩句睡

去情景郭氏將兩個名字牢記在心得了便不再問之矣得次日一

字不題竟是大可惡人照常的打發吃了早午飯不換田地中去郭

氏看小厮守門自己一個入城請教他父親郭崇學去了了不直到

日落時分方回金不換迎着問道你往那里去來怎麼也不通我知

郭氏一声兒不言語走入房內不換跟入來又問郭氏道我救你的

腦袋去來出口如刀可惡可怕之至不換摸不着頭路醉中話忙問這是甚麼話

郭氏冷笑道你到忘了麼我与你既做了夫妻你就放個屁也不該

瞞我所懼全在此若我必要達知不換道我有什麼瞞你處郭氏

道你还敢推聾拉啞麼少刻教你便見咄逼人不換已明均是昨

晚醉後失言笑說道你快說入城做什麼去來郭氏先向門外瞧了

瞧從袖中取出一張字稿兒來真是說不盡上寫道

具稟小的金不換係本縣人住城外趙家澗為據寔出首事某年

月有小的表兄連城壁到小的家中言窮無所歸求小的代謀

生計小的念親戚分上只得容留屢行盤問語多支吾今午大醉

方說出因救伊胞兄連國璽曾在山東拒敵官軍脫逃至此等語

小的理合親自赴縣稟誠恐本縣書役盤詰遺露不便又防城

壁酒醒逃不得已着小的妻方郭氏入城托妻父郭崇學代稟

其果否在山東拒敵官軍或係醉後乱言均未敢定絕像刑房筆札故套中所

不可少伏祈仁明老爺速遣役拘拿研訊俾小的異日免干連則恩

同覆育矣
不換看罷只嚇得魂飛魄散滿身乱抖起來郭氏道看囚鬼樣罵得

劈手將字稿兒奪去不換定了定神問道這稟帖是誰寫的可曾通

了沒有若未通猶欲郭氏道是我父親寫的替你出首替出首固是

不換與縣中老爺叫入內書房間了端的吩咐我父親道這連城璧

等乃山東泰安州劫牢反獄的叛賊山東久有文書知會係奉旨遍

天下嚴拿之人不意他落脚在我治下你女婿金不換出首甚好本

縣還要重賞的賞他但連城璧係有名大盜非三五百人拿他不倒

此時若會同文武官萬一走露風聲反為不美不如到定更時先將城

門關閉然後點齊軍役與他個迅雷不及掩耳方為穩妥你可說與

你女兒快回去着不換拌住賊人交二更時我同本城守爺俱到

是這樣吩咐以上完我父親着我和你說這事關係身家性命是容

情不得的早就該出首原要親自來恐怕露形迹着我逃與你這字稿

兒看你好答應文武官話刑房之斷無罷休之理然肯將呈稿送金

不換看視作答文武官地步仍是翁婿情切關注好意也

你看這事辦得好不好居功意若

依你做事我的性命定被你干連一個殺人放火的大強盜經年家

養在家中瞞神賣鬼的謊我滿肚皮不天酒飯供養着他還教他

使性氣摔盤打碗咒罵我姓郭的女兒豈是受他咒罵的人恨其私

在金不換將主意一定是決意放笑說道這一笑有許多你真是個

好老婆強似我百倍先奉承他我還顧什麼表兄表弟他的量最大

我此刻且到閨外買些酒來為取盤將他吃個爛醉豈不更穩妥我

這好半晌还未見他我且去和他發個虛再買酒去不遲告知也郭

氏道你這就是保全身家的人了酒不用買還有兩壺在此不換笑

道你把他的酒量當我麼急忙走入後院內與城璧子午卯酉細說

了一番好不換我城壁笑道你欲怎麼處听了坦然自如且問不換

道干着萬着走為上着好不換我有幾百銀子俱在城內當舖中討

月利我且去与二哥弄幾兩盤費來好走城壁笑道我走了你豈不

吃官司麼問的切當不換道我遭逢下這樣惡婦也就說不得了說

罷如飛的出去城壁想了想又笑道怪道月來將我飲食刻減原來

是夫婦高通今見我不肯動身又想出這樣一條來嚇我此亦人情

非多且說的體面我去了他自吃官司又說二更時分有文武官率

兵拿我到要看個真假臨期再作裁處其所以敢矣真假者係曹

等到起更時候不換忙走來向城壁道今日城門此刻就關閉了

必定是在裡面点兵二哥休要多心我止与你弄來三十兩銀子还

是向關外貨舖當舖兩處借的二哥從前院走不得被惡婦看見將

來于我未便可從這後院牆下踏上房內那張方桌跳去罷題明在

地急的將銀子掏出放在城壁面前情態甚是関切城壁道既承

老弟美意我還有句話說這一月餘被弟婦管待寔沒吃個飽飯此

際樂得說你将酒飯拿些來我吃饱了再走不換連跌脚道我还是怕

二哥吃頓酒飯麼只是這是什麼事體什麼時候好不換活城壁道

你幾時不与我吃我幾時不走遇這樣胆大客人不換無奈飛忙去

了少刻將酒飯拿來在郭氏前不擺列在桌上城壁用碗盛酒大飲

不換在傍催促情景城壁道他們今夜若來有我在一刻實可鬆寬

老弟一步話極是賊在便若今夜不來只可付之一笑我定于明早

起身就罷了已將心事全露就罷了三你慌甚麼又添此四字是不

換道此話是二哥動意外之疑白也明我金不換若有半句虛言立

換道此話是二哥動意外之疑白也明我金不換若有半句虛言立

換道此話是二哥動意外之疑白也明我金不換若有半句虛言立

即身首分為兩處心有屈抑故誓城壁道既如此何不與我同走城

話也不換道我早已想及于此曾听的惡婦述知縣吩咐的話言二

哥是有名大盜非五六百人拿不倒到其間動起手來二哥或可走

脫我決被拿回與其那樣就不如這樣死中求生不換話城壁將

頭點了幾點道老弟既拚命為我，越發走不得了必須與官軍會

面將來纔解脫得你此豪傑丈夫明透之言也不換道我此時肉

跳心驚二哥只快走罷止知保全城壁忘了自己安城壁道你若着

我速走你可迴避在前不換忙應道我就去城壁見不換去了出院

來跳在房上頭一次四下里一望毫無動靜先一復跳下房來頭一

房照前大飲大嚼吃得甚飽始將渾身衣服拽扎起銀子揣在懷中

一筆又跳在房上四下現望第二次猛見正東上忽隱忽現有幾處

燈火是遠望城壁道是矣幾屈了金表弟至此疑心頃刻間見那

燈火乍高乍低較前倍明又近了些故目又一刻見那燈火如雲行

電逝般滾來此又越發近矣故目中見燈火來的甚疾一眺望並

遠近之不同却止馮燈火不馮人緣燈火即人也時下庸腐小說安

能夢見及一字只用一提筆便將金不換家圍住矣然此等文字必

須通達世情人方看得出若海邊逐臭文城壁急忙跳下房第二次

走入房內他目中早留心下一張方桌可知非無打照一掀翻在地

把四條腿折斷揀了兩條長些的拿在手內作家用物不在金銀復

身跳在房上第三次見四面燈火照耀如同白晝一般約有四五

人漸次合攏了來能估計出人數多少相此時金不換早被文武官

差人叫去問話城壁揆桌腿又跳下房來第三次大踏步到前院用

手推郭氏房門業經拴閉了亦知憲及于此一脚踢開側身入去見

郭氏靠着一張桌子在地下亂戰因踢門故看見城壁大驚道二伯

來句來我房中做完怕極也無城壁道特來了結你強盜豈易吃手起一

掉腿打的郭氏腦漿迸裂倒在一邊郭氏因城壁久住飲食過多遂

于小厮過舌便成大恨怒故我言作客者對此輩一點怒色不可現

也在郭氏固是城壁仇人却寔是金不換好妻房婦人為夫謀去一

大盜未嘗不是只是遇這樣對頭即該死流年耳然急到院中見

尅減客人飲食致令天受餓我看來必有此報房上四面已站有四五十人看見城壁各喊了一声磚石瓦塊和雨

点般打下城壁飛身一躍早到正房屋上第四次桌腿到處先放倒

四五個大吼一声從房上跳到街心第四次眾兵丁捕役刀鎗鈎斧

一湧齊上城壁兩條桌脚疾同風雨只打翻了二十餘人便闖出重

圍雞澤軍兵這樣嬌嫩怯戰一直往北奔去守備在馬上大喝著叫

無怪城壁要一會面也軍役追趕軍役等被逼不過被逼二各放胆趕來本無胆豈城壁見

軍役趕來一翻身又殺回眾軍役慌忙退後苦城壁復去急得守

備在馬上怪叫又喝令追拿那眾軍役無奈只索隨後跟來城壁道

似這樣跟來跟去到天明便難走脫若不與他們個利害他斷不肯

干休于是大吼了一声只揀人多處衝殺那兩條掉腿一起一落打

的眾軍役和風吹落葉雨打殘花相似此百忙中又出只恨爺娘少生

了幾隻腿往回亂竄城壁反行追趕與前十回拒敵乍見燈火中一

人騎在馬上指手畫脚的斷喝城壁大料他必是本城守備把身軀

一躍已到了馬前守備却待勒馬回跑桌腿已中馬頭那馬直立起

來將守備丟在地下此時指揮斷喝怪城壁掉腿再下眾軍役兵器

齊隔架住掉腿各捨命將守備拖拉了去拖拉二字可憐想還有城

壁復趕了四五十步見軍役等跪遠方折轉頭又不是西北反向東

北奔去正是

此婦代夫除逆叛

英雄等候衆官軍

可憐血濺魂魄散

只為保全金不換



